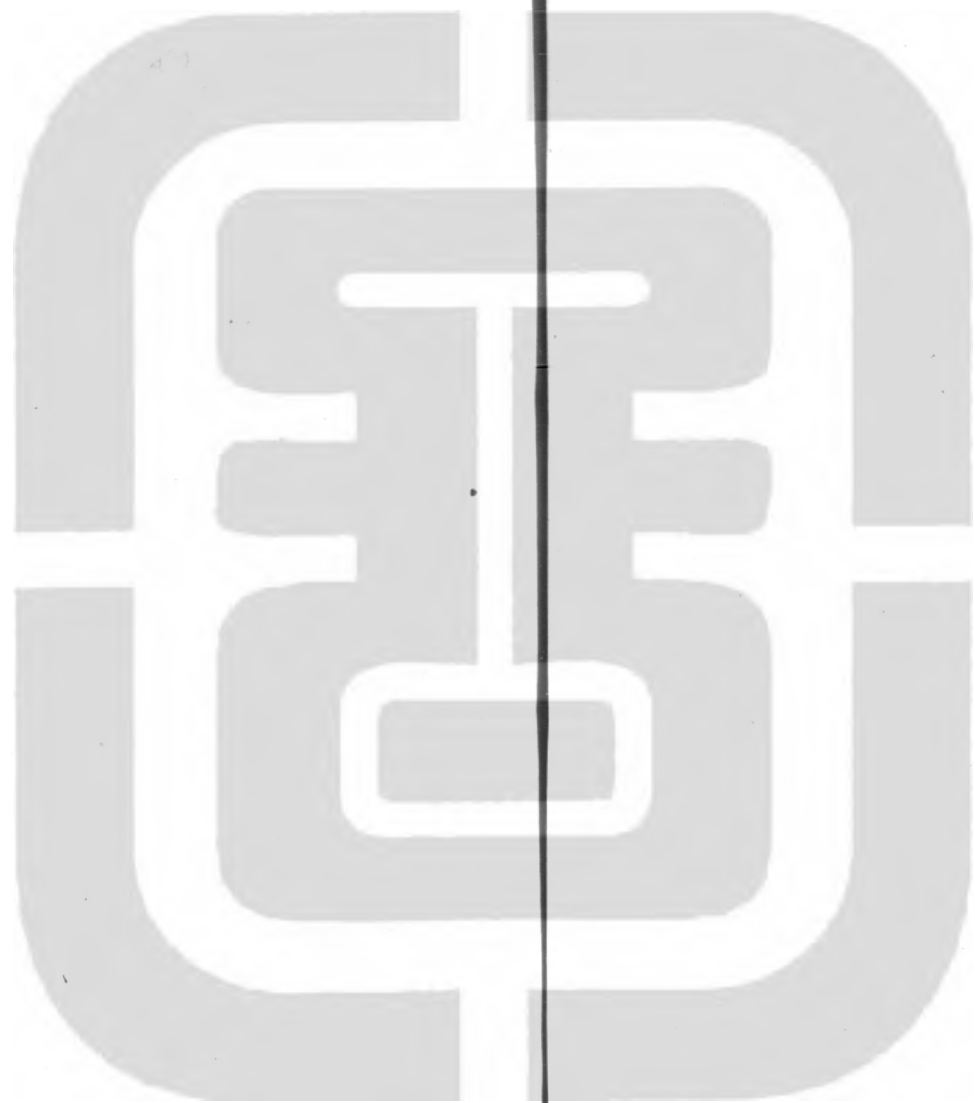


許文忠公圭塘小纂

下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上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節次所得圭塘先生酬贈并見寄詩文



太常可行弟升官其七十八歲兄以詩賀之曰
家雖通日觀身自植雲梯鬢雪行還添腰金遂換犀
遙情今俗異高興昔賢齊兄老無佗技惟求醉似泥
漫述

偃佻勤成立其原得毋長郎中光武世馮氏遂蕃昌
後世論婚嫁徒知慕貴強吾詩非謾作人道是良方
次來韻二首奉寄可行賢弟一笑

洹水悠悠晝夜東如君鄉里尚萍蓬
士師無愧任三黜賢聖有時聊一
自分衰慵幸世用且將我接代
天工年來仇敵消磨盡
酹酒田翁最長雄
老境生涯合務農
誰教鷗鷺日過從
窓含竹影宜高枕
屐印苔痕襯瘦筇
風月歌詞非楚些
江湖交友憶吳儂
獨憐多少看雲意
三月書才見一封

圭塘獨坐有懷

韶護鏗鉤杳嗣音
樹林清邃憶同陰
停雲藹藹日將暮
伐木丁丁山更深
飯罷竹邊時策杖
茶餘松下獨彈琴
直須月到天心處
尊酒悠然與對斟

題可行太常人海浮槎齋

八十瀛州樂素貧
豈知京國是天津
子今不患恩波隔
我老何憂病後新
一鬢昨餘分固好
三升門下送宜頻
年來莫笑無佳句
甘作人間飲食人

有孚和右甲辰二月十八日以
上尊暨湖南諸品奇果珍殼拜我
兄圭塘先生于磨堯堅齋酒酣歡
甚適得前藁走筆次韻聊發一笑
因見詩禮家庭只此便是無窮清
樂也明年再續謹附率爾之詩於
後

浮槎名室頗宜貧
人海茫茫孰問津
九陌紅塵三島

近一天清景四時新飄搖只恐因成癖來往多應不
厭頻但得仙翁時共泛絕勝前日自乘人

送張困亮鍊師

并序

予養痾鄉廬簡出入獨謁阡不免阡距城西北餘十
里道北郭實南北孔道每為驛使識陪留多事故出
入必以星至正己丑三月二十一日謁阡歸過洹橋
數騎追及天己星猶懼其或我識側帽緩轡道左以
俟其過前驅已前俄聞揚言此中丞和亟來見乃困
亮張君鍊師代祠武當馳驛而道此也明日過予出
京師餞章詰曰出京時念必過相一見虛前紙請言

幸勿靳予交閑閑大宗師與其徒多善困亮主京師
東嶽祠園杏千株人境俱勝送客東門若自公有暇
即造焉困亮備潔能詩見必觴咏忘返別一年矣當
予避客時輟擊肩摩中天復已暝乃邂逅相遇豈偶
然哉遂不忍以疾辭贈之詩曰

杏園陳迹夢暄妍馬上相逢豈偶然每憶可人如隔
世不聞新句又經年花迎驛路飛紅雨香到朝山散
紫煙王事遊方歸有日遲君洹水白鷗前

五月廿一日晚臆月明枕上漫述奉可行一笑
涼風清浥露漙漙淨滌京氛豁大觀驥不一鳴真伏

老鵲猶三匝自求安
嫦娥宮闕雲休妬
病瘦壺觴興未闌
朋舊過從話新事
可憐俱詐酒為難
年來難樞要官亦苦

無酒衰病服藥資用尤切故漫及之

可行太常饋浙間朋舊所寄糟梅以之薦酒風

味殊勝賦二十字記平素之未嘗食者壬寅八月二十一日

佳實元登鼎和羹日奏功
年來歸隱地好在醉鄉中

題可行所藏米元暉雲山小景

傳云五百歲名山始一開
木未長五尋和氣暢九垓

往者既不及孰能待其來
濟勝事游覽我姑陟崔嵬

又苦道路艱荆榛滿氛埃
不如趁斗室寓畫攄靈臺

聊將萬里意收作小蓬萊

幼庵送新茶蒲筍以詩答之兼簡太常弟過目

珠蕾鮮初摘冰芽鬱未舒
分甘出圓嶠伴食謝中書

京國慙饗祿田園夢荷鋤
多情老仙友能慰渴相如

和可行展省歸過圭塘即席韻

墟里煙塵外巾車日日来
疎林呈半塔初日見三臺

酒每從憐賞詩寧待雨催
衰年懷易感為吾少遲徊

四月二十七日莊之淵昆季治具至圭塘醉中

賦奉寄一笑

拂水垂楊貼水荷
圭塘風景正清和
豈能竒字酬人

問深愧群賢載酒過花露墜紅沾杖屨松雲凝翠過
絃歌也知節飲宜衰病其奈鄉情醉更多

圭塘小酌廷彥不飲故諷之請可行和韻

松檜蒼蒼柳半黃天光雲影爛圭塘鶴隨尊酒寄松
徑風逐瓶花入草堂山好自供青眼舊機深誰道白
眉良但教晚節秋無恙不負韓家畫錦鄉

秋露白酒熟卧聞槽聲喜而得句可行當同賦也

治翅辛勤夏竟秋竒功今日遂全收日華煎露成真
液泉脉穿巖咽細流不忍撥醅郵甕而且教曲響在
牀頭老懷硯磊行澆盡三徑黃花兩玉舟

至正改元四月十三日戊子

皇帝御龍舟幸

護聖寺中書右丞臣帖木爾達實叅知政事臣

阿魯臣有壬扈行樂三奏命右丞前特授平章

政事叅政進右丞臣有壬進左丞懇辭不允惶

汗就列平章右丞曰今日遊騁之盛恩遇之隆

不可不記也悚懼之餘為二十韻以獻

宇宙承平日邦畿壯麗鄉宮中無暇逸湖上暫翱翔
鳳輦重雲降龍舟萬斛驤風霆隨桂楫日月運牙樯
五衛分翬羽千官列鴈行長年花壓帽仙妓錦連航
絨絳初徐引鑾旂漸遠揚薜鞞呈曼衍傑侏遮鏗鏘

王食傳麟脯冰壺出蔗漿魚鳶知永蹕鷲燕逐餘香
夾岸金戈翅彌空綉幕張汀迴開瀚海天近勝錢塘
翠閣栽雙島珠簾護兩廂九霄披瑞靄四表覩朝陽
補助資遊豫登崇貴俊良不圖推朽質亦復被清光
左轄網維地中書政事堂出謀慚不武好學願無荒
喻水民堪畏從橋策最長濟川非所任歌詠獻巖廊
右七月十二日書寄可行御史社酒治聾昔嘗
飲之恐遂不聾不能顧曲之誤却喜是非都不
知又形諸詩今春可行送社酒方以為喜大社
之餘致效當尤速然而飲之已酸治聾之效又

無望矣而今而後又不聾矣多聞不能恐必又
多事為之詩曰

予生苦多口三緘非不知詭詭徒自戒謀謀尋復隨
齋扁磨甗堅訓勉朱子遺客至愛異觀何益於我為
社酒堪治聾昔嘗屢飲之恐遂太達聰多事添驅馳
茲得大社餘其效想倍蓰胡為負宿氣曲直至我眉
朱門列畫邸食前方丈施我瓶都幾何望後饒涎垂
老奚咲相勸處世聾最宜

和可行都司韻

常恨者雲日暮時清尊才得浣離思脩程騏驥須千

里老境鷓鴣但一枝半世空隨人俯仰諸公自佩國
安危年來檢點閑中事種玉栽蘭儘未遲
枉尺安能復直尋田園幸不負初心山凝暮色供屏
障菊泛清香噴水沉好句每因吾弟得濁醪時共老
農斟圭塘霜後清如鏡偏照蕭蕭雪滿簪

至正庚寅二月大雨麥成痘十得一二夏秋復
旱傷穀郡東至赤地梯裨穰生民幾得兩月食
窮冬告盡遂至顛沛忍待萌芽以供掇擷春又
大寒迫清明雪三尺即事二首賢弟請和

榆不榆錢遂裸身春深何事未知春陰連殘臘經三

月寒挾凶年殺幾人厨饌珍羞自漿霍市廛糟餅雜
糠塵因思當軸曾持論今日方知隴畝民

天教禱禪治疫癘萬口嗷嗷一瞬空子女不如雞犬
價官民真是馬牛風織萌其忍加冰馭枵腹誰能用
雪充泉下龔黃呼不起漫歌憂國願年豐

僮屋為大雨所仆歌代書寄奉吾弟一笑

庚寅九月
十八日

豐安坊西李氏宅締構甲子逾周天我歸我里却無
屋割金買居今七年中堂苟完遂龜縮傍舍草笈繩
樞然諸僮環處數百趾分房戢戢蜂窠睽早乾跨歲
三百日縱雨簷溜才涓涓伊誰鼓勇恣傾瀉通衢一

夕流如川坐令闔郡若一室藩籬剖決無中邊朝來
異響忽震地連袂接棟皆傾顛扶泥出嬰幸免死庖
厨竟日寒無煙昔知將覆不蚤治今日至此誰之愆
萬間初欲及寒士此心已負歸宜過家僮瑣瑣不能
芘庭荒况說治其田作詩自笑實有愧敢效茅屋秋
風篇

可行太常弟侍 皇太子奉旨春祭獨執多禮

無不合節喜而賦詩

宗廟吾儒有事榮子今兼事復能名聯班末吏雖無
分却幸昨餘沾及兄

歎衰憶橘二絕句令小蓋馳寄可行弟

附火平生憎乞相憑高時復豁雙眸今冬筋力衰多
少終日圍爐不上樓

南果珍奇有木奴年年包裹及饒夫徐州近日舟航
斷歲貢尚方曾到無

觀家人治蠶事蠶將老而葉不繼求買者甚艱
因成口號呈可行太常弟

千古南陽一草廬其中今有卧龍無三分二表都休論
且學栽桑八百株

癸巳六月廿日夜不寐忽聞麴香喜成口號舉

似太常過目

夢香通夢報寒齋
五齋前驅次第來
更約西風勞縱
史東籬早放菊花開

伏日觀楨輩作秋露白麩蘖喜其製法甚精以
口號廿八日勞之可行僉院同發一笑

冒中文史日維多
其奈家貧奈衆何
却喜薄田秋得
林衰翁常要病顏配

促楨釀酒戲成一絕請賢弟同賦

麩香連夕透衾稠
聞道劉村林亦收
衰病迩來惟患
濁醞蒸何必待中秋

女孫彌月奉常作詩諷楨治具醉中走筆次韻
奉常多事待圖回
時為衰翁忍凍來
家醞帶糟宜瓦
鉢好懷初不在金罍

至正甲辰三月十一日昧爽枕上信口成廿八
字盥洗畢飲孫女福潤醉酒造太常可行弟至
同飲歡甚以水玉金絲闌戔求書因試浙筆書
以贈之

枕上鷄聲遠未融
春深無奈雨和風
圭塘八十新懷
抱覓句銜杯與少同

即席奉和偶然記得借附于左

絳帳何須說馬融每來席上坐春風年高德邵誰能
及不獨當時詩酒同
京南春雨燕泥融輦下花時每值風今日無風更無
雨賞心知有幾人同

承贈蒲萄阿刺吉感慰不能自己遂成廿八字
亦頗得意為後日張本七十八歲兄某力疾書
西醞蒲萄貴莫名煉蒸成露更通靈文園渴思雖扶
海不及浮槎一卵瓶

寄可行

衰年承乏近鄉閭汴相相望三百餘欲見天恩優渥

處五旬七得小兒書

景延堂下壽安紅百朵花開穀雨中草薦棘藩須擁
護莫教霜雪損芳叢

寄尚書才卿

民事軍興日不遑閑人一旦似公忙憑公寄語圭塘
月好照吾家老海棠

却信使附鴈足詩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
檄窮海縲臣有所思

士隆賈知府以邊鸞畫鴨見寄賦二絕句以謝之

圭塘柳影浴毳毳
唼喋蒲根絕點埃
政爾凝思舊風
致蛻形毫素忽飛來

能言充貢固相誣
誰道呼名一字無
收入畫圖登几
案遂令名亦不能呼

寄觀國賓

白頭誰遣抗紅塵
屈指名場四十春
臺閣鳳麟非所
偶江湖鷗鷺久相親
宦情病後渾如水
詩思年來尚有神
何日與君携手去
黃花籬下岸烏巾

近作詩莊長句代書寄賢弟一笑

圭塘有地無生涯
三逕松菊四序花
詩仙本是貴公

子何事肯到山人家
山人已分友木石塵俗芸芸果
何物在家已作有髮僧
小小園池聊掛錫
千紅萬紫遺西東
杖藜步步隨香風
相逢一笑便傾倒
但愧問字非楊雄
載歌代木賀得友
昌黎去後誰山斗
雕虫小技久不為
敢說當年八叉手
詩莊千頃躬維持
飢不可食寒不衣
主人收蓄及遺逸
要使後世均揚輝
世間何物不腐朽
好詩在世獨能久
有詩又在未朽時
此莊不可無醇酒
莊中之詩幾萬首
以詩侑酒為君壽

邇來切用無筆口號二十八字許于可行太常

平生交契分疎家毛穎何嘗一日踈休道病翁非所
與明憲歌曲尚能書

可行留浙詩促其歸 甲申歲也

秋征曾有約十月便歸來南國鴈已盡東風花又開
酒缸連月備詩擔幾時回手種洹溪柳青青滿釣臺
贊

可翁自贊書以為可行太常弟一笑

咄圭塘子一小丈夫生平今世而為古愚不力上達
乃甘下趨年來事業益迂且踈但問其壺日有繼乎

楊和卿畫像贊

繫鑑取形毫釐不失人知肖貌孰覈其實好古博雅
寓意自造器徵三代之制書究六朝之蹟撥粉墨於
斷縑考款識于土蝕琮璜鹿盧琥璣琿山玄水蒼
截肪蒸栗名稱寔繁形狀非一一過目頃皦然璞脂
尚友千載濟以精識之人也雖晦迹于市屢其洗玉
池主人之匹歟

相閣實理監司易冠像贊

任法象服制敬惟欽立蓋所性觸非其心有敬主內
有類主外仇視佞人德遇善類勿謂至堅佞則爾摧
勿謂至柔善則爾維我昔斯我人與其稱烟如清水

玉壺輝映秩秩憲紀矯矯蓋臣風霜示肅問問以春
惟其有不觸之觸使邪自正而曲自直此其所以為
大過人也

脫脫木兒御史易冠像贊

文運猶日方晝或晦傾否有時敦祥紀歲積陰釋五
大明麗天南宮柵棘當宁渴賢藹藹多士于于計偕
識者常言有王佐才彼美擢科騰實蜚聲仕已泉達
學且日增有類而莪茲推佞伏行所無事肯專 觸
材俊任法名殊實一毛亦致用帝帳斯緝予豈詭惠
文彈治之為能蓋將徵識者之言于他日也

講議

端本堂 十月廿五日進講

尚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世祖皇帝至元三年十二月遣中都海涯喻旨儒臣
朕宜聽何書其議選來進于是商挺姚樞竇默王鶚
等言帝王之道為後世大法皆其尚書乃以進講
皇太子力學有年此書講明熟矣溫故知新方是為
學求多聞者資之于人學古訓者反之于己遜其志
者如有所不能敏于學者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

以勵己又必始終此念不少間斷則事立德修有不
知其然而然者矣三代而下漢稱文帝唐稱太宗文
帝時賈誼治安策極言諭教太子諭教之道舍學何
以哉故雖聖人亦資於學五帝三王皆有師也唐太
宗謂杜正論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
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太子生長
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卿等不可不極諫又曰
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
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曰君體建親賢審官納諫去諛戒盈崇儉賞罰務農
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當更求古之哲
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益
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太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
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
為善可不謹哉恭惟皇太子殿下元良仁孝屬天
下之望己力于學惟終始此念不少間斷更求忠鯁
之士拾遺補闕則功業之盛豈特漢唐之君而已哉

將見與三代並隆矣

跋

賜幹樂右丞節用二字

宋李沆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皇太子以天縱之聖肆筆成書節用二字賜中書右丞臣幹樂臣幹樂裝潢寶襲俾臣有壬識左方臣有壬竊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 皇太子不他書而書此二字不他賜而賜中書臣其旨深矣臣

幹

筠齋記

秦定丁卯先公捐館京師先友江南者夸山水之勝
勸扶柩南且謂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地子南
北無恒產不幸罹荼毒於斯斯亦安靈之地也亦有
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忿
然曰子欲子孫浮華則南欲因京師富貴則北我知
者父母之邦爾荒迷中神鬼無主三議鬪胷中太夫
人泣而言曰我平生作夢無一不在鄉里見其決哉
議遂決既藁殯走湯陰拜先塋不獨苦澇而亦陋不
容窳矣從教授緱君允中改卜焉安陽城西山水靡

不履歷始得武官原洹水之陽今阡而定畫遷措皆
允中為之允中學儒者也盡去俗師荒唐禍福之說
壬申太夫人歸葬得其人益詳蓋外方內恭安命之
士也戊寅予得請歸請記其齋曰筠者予知其安於
所遇而念其才可施用束於冷局也扁筠之義其有
不可自掩者乎古今人例喜言竹居必種植詩必託
興其性若節言之備矣以言其用則簡牘箭筈篋簫
笙簧篴篥篾席纜維滕絡之屬皆事也而其用之尤
切者筠焉記言竹箭之有筠筠竹膚之堅者也竹寒
暑一致守雖在節禦捍使不能干其內則筠之

功若篋席篴篥纜維滕絡獨柝其膚爾肉則薪也而
簡牘箭筈篋簫笙簧雖膚肉俱用膚或有損則為棄
物矣人謂允中幽閑曠造託于竹而已不知允中可
施于用若竹之有筠也予不能施允中于用念其有
力于先塋記其詳以志其文之始聲其才以待世之
用者焉

竹軒記

士生世析圭儻爵獲攄厥蘊至于晚節進退所以收
幼壯之成功者尤不可不慎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蓋憫其勞久力憊不敢煩以政上之德也士難進易

退義苟當去浩然莫留各盡其道矣廉耻不張乃有
膠榮而諱耄者其愈下者羅列選籍徼幸萬一于是
有司逆計仕年大書其籍曰致仕至有廷辯謂筆吏
考錄之誤又無以議為也風俗至是果孰使之然哉
昔叨左司宰相稱吾鄉續公景明之賢擢禮部員外
郎尋陞懷慶路總管至則值歲大飢勸分不足發公
廩以賑國制粟帛無上文毫粒不出乃謂僚佐之尼
者曰吾任牧寄候得請皆餓莩矣有責願獨坐又止
其租稅報下皆允天曆初郡直兵衝飛輓萬計軍興
不乏西兵入境官吏星奔獨守境土過流竄兵罷民

既安堵即投紱歸身未衰年未及也至順壬申以嘉
謚大夫禮部尚書致仕闕齋所居植竹數本扁曰竹
軒竹之為植冰霜凌虐而色不改凡卉彫盡而守益
堅有節若是故君子貴之其風聲月色為溪山清勝
者不與為人平居氣溢者驕才少摧抑損獲殆盡遇
變而不失其守者鮮矣尚書掾左司已有聲若司程
綺源覆實儀曹之刺繁知陵州之善政人能道之若
夫遇變而不失其守時可安享而勇棄之則進退之
際明矣嗟夫富貴多憂之資也世途設險之窵也道
義不明而能保終始無悔吝者幾希鐘鳴漏盡而不

止行百里躡九十者接迹焉則身未衰年未及而退者不賢能之乎然世有以官為家退無以官者故不擯不止尚書退有歸守先壟課子書又天厚其生而成其志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及與先公游而進退之明可稱者乎竹之見稱古人寔繁獨以其節有類故樂記之以為魯多君子之徵焉

菊莊記

安陽地稱秀麗昔人引洹水注城內為園池環城之池晝夜湯湯民室酒廬擇奇據勝無慮數百區西南匯為陂溪山之輸委亭館舟楫之盛麗荷蒲葭柳羽

鱗狸互之饒益寔最一郡水利不脩民生日劫陂遂為陸而亭館為墟矣好事者或事築植胥徒一假館花蹂木戕器敗屋損供頓少弗愜有遂賈禍者故莫不恣其樊葳而已焉予歸方事遊嬉而無所于遠偶送客南郭歸並闔閤而西微行詰曲桑榆蔽翳負城有小圃徑造焉地僅餘百弓庠廡幽潔問守者曰此王君季貞菊莊也雜花並植菊最多故以名時方挺翠怒長羅列滿地愛之不忍歸秋風作花見餉十盆品色莫有同者莖高尋丈花大徑三寸餘蓋培溉有時芟移有法半歲勤動而後有成信菊之拔萃者也

李貞知予同其愛介其友請言吾方慨吾鄉風物之
非昔而嬉遊無所于適也能無情乎淵明曠達芥視
軒冕乃獨愛菊屢形詠歌至與松並稱茂叔談道有
取于蓮並稱者二富貴者在所薄獨以隱逸稱譜之
詠之者又代不絕口其貴重可知已李貞其亦慕古
人而有見于菊者乎人生之樂隨遇可得口體居室
不與焉故不他其藝以見其志不侈其圃以納其侮
百弓之地可游可樂昏徒藐之而不屑未沒吾齒莫
有睨而規之者求寡而獲豐身安而志遂是莊之得
不亦多且久乎莊田舍也田舍穀為稱首不莊于穀

而於菊穀吾口之所切菊吾心之所樂吾口寧緩而
吾心不可不適也心適矣視如京如坻漠如也古有
午橋莊築山穿池竹木叢萃固盛德之宜居後之王
者已墮屠兒墓園之訛乎泉莊之鴈檜珠柏雖曰僅
存尋亦蕪絕矣富貴田宅之不可恃如是夫九原可
作吾其從晚節之老圃乎且吾為人莊而日就荒人
為吾莊而不獲一稔獨幸得歸而時遊王氏菊莊庶
幾鄉賢之萬一焉記菊莊而及鄉賢者高山仰止吾
鄉之士其勿以菊莊為嬉而已矣

樂閑堂記

人物之生于世安于其素而不知其樂者衆矣魚在水獸在山不知其樂也處之涸轍繫之虞人而後知江湖山林之樂焉釋而縱之俾復其故則其為樂始真知矣物皆然人為甚賤而服賈陸有推車水有覆舟虎狼盜賊風濤蛟龍之險卒然遇之號呼丐命于湏臾而後知平地之樂也而仕者又甚為仕而達矣若可樂也而其憂苦方叢乎其前事有必爭而不容己者不爭則獲罪君子遺誚後世爭則彼方震以雷霆壓以山嶽感以簧鼓大廷列坐十九瀾倒而欲以抔土障之當是時也思得釋去重負歸為閑人則其

樂為何如此憂也有苦焉造謁之疲精神迎送之勞筋力晨興趨府干請坐至折簡函文手未及展而繼者沓至至擁馬不得前暮歸復爾寒暑不間休假匿避若遁逃堅閉若自錮一接賓迹遂終日不得食思得脫巾履偃仰床第又如蓬萊之不可到也上則不能遏矢去川決之政下則不能厭蠅豕食之求憂苦雖極謗議紛起矣夫人未嘗不知閑之為樂而真知者寡予蓋身履其境急遽疲極而後獲閑其為真知猶坐中談虎而嘗被齧者也鄉人孫遺賢受益居安陽銅冶治卓宛之業而以清慎聞于人集賢院降劄

褒之曰樂閑冲素處士集賢握玉章司天下道教凡
名隱者率號處士又華以冠之受益因以樂閑顏其
堂乞言于予受益不游不試不險于途不困于責安
于其素而能知其樂者乎其知不知予不能知而集
賢標榜之其知其能知其樂也若是則華而不浮矣
雖然受益又當讀涪翁之文知收其餘力而就閑之
說則可以永此樂矣

傳

馬栻傳

栻字敬孚姓馬氏楚王殷之後也六世祖珍始居衡

州安仁考灝沒逾月栻始生母熊依外氏躬教讀書
八歲歸族利其產將擠之淵若有梓其背訶之者始
免外祖卒無所依乃復業國初賦役繁虐避于柳族
有武斷者誘之歸族吏繫之歎曰財累人身者也又
曰立志以上等人自期僅得其中期其中斯為下矣
又曰辨疑析理必先難者難者解餘破竹爾又曰人
惡言相加能受而不校者禮也平居見飢者必輟飯
食之故又語熙曰人能及此而推之仁不可勝用矣
年七十八以疾終有漫錄二十卷彙助四卷熙學邃
而長于文君子人也孫墜墜墜皆業儒

贊曰士砥行立名惟薦于自信毅不可奪者能之貪
夫攫人物卒卒恐後有舉而委諸人者乎學以成己
父師有不能致力者焉若夫子然自拔于蓬藿之中
翹然躋隆于松柏之表非生質之美濟以定力能若
邪棧以遺腹子間閔連蹇而卒為醇儒其若此苟致
力于學誰能奪之以田入武斷及僧寺復如柳益肆
力于學大姓黃妻之外舅金利母趙宗室女工文辭
課棧業遂精進亂後無書六經四書史漢李杜韓柳
歐蘇皆手抄性至孝顛沛奔走必與母偕武斷者死
始奉母歸授徒山中僧歸田不受母卒居喪君子以
合禮稱黃氏卒再娶黃氏生子熙年已四十九榜書
室曰栖碧山房因自號碧山居士世味淡然惟教子
是務或謂君老而子業科文不可待也不若為小者
近者曰吾兒當師天下士以昌其學君之言不敢知
喜飲好客醉輒歌歸去來辭人不測也嘗語熙曰學
可恃財不可恃利吾財害吾身未有利吾學而害吾
訓子之言可書而誦也太史公謂巖穴之士名湮滅
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有壬不足附
以施于後世然其行若言則可傳必矣可不傳乎

序

澧陽侯傳序

澧陽侯傳衡陽馬熙明初之所著也予三復而悲之
蓋有感焉夫行不足以範世言不足以垂訓功不足
以及人文不足以明理汗牛充棟可勝道哉而可傳
不傳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人且若是况物乎澧陽侯
枚氏自燧人氏而降功莫與京虞初禪官詩人歌詠
舉不及焉明初慨然筆之其祖孫之逖邇族屬之內
外隱見之始終名字之同異施用徵求之迹詳而覈
矣予幼居湘漢間但聞其狀至燕始識之特磴與硃
爾其族類未識也太官摧酷五十四大坊資其用尤

多性不厭貧下乘車過市細人挈箕斗出三二錢即
可致大坊杼竈有心未盡灰貧子掇拾資其餘力焉
京師百萬家不有枚氏則辛蘇氏馬通氏不能濟其
三一焉思有以發揮其功書題于壁若冊者餘二十
年而竟未有以發之也歸鄉里始識其族而明初之
傳出矣湘南粟穆祝崧氏之族自昔柄用其地江漢
則狄氏盧氏羅居水滸枚邈在中土人不知也後至
元壬午始見于靳黃山中遂乘舟入江夏狄氏盧氏
俱為斂迹主狄盧者怨焉其亦不智哉承平久民生
日夥枚氏不至江夏狄盧氏將不赤族乎予方欲考

其從來觀明初傳始知將烹弘羊時放氏遠遁江南
此蓋其裔也予投劾歸明初不以予不能有所成而
見棄也方且相從教予子時出傑作以自樂予愧于
明初多矣序其傳而表之俾世之見者知明初有史
才而不試又以見夫人物之遇不遇有幸不幸焉古
今不幸而不遇者多矣故有幸而遇明初而明初不
幸猶未遇也雖然是傳之出識者見之明初其亦有
過矣昌黎先生作毛穎傳在予且以為恠舊史無足
責焉是傳也其文之有益于世者予觀者其勿以子
虛烏有視之

長短句

沁園春甲申臨清舟中次韓伯高見贈韻代書
寄可行

草木無情不問寒暄開時便開只黃花多事偏憐隱
逸白頭何補早避賢才老友相逢清談絕倒休校劉
郎去後栽尊中物勝他年千里漫寄寒梅 神仙合
任蓬萊奈老去思兒恐不回任景莊槐老誰為癡夢
梅家酒美且流幽懷渭北江東暮雲春樹何日扁舟
更此來公知否便連朝觴詠能幾徘徊

可行弟泰定甲子壽日賦樂府沁園春時讀書

上庠因勉其進學後三十九年至正壬寅同在
京華過其日語及舊作遂再和前韻

四海之間難弟劣凡白頭二人記昌期瑞旦行年在
卯善門餘慶維嶽生申科第佳名祠宗優秩常奉天
香降紫宸身通貴只負安分定老益書親簡編不
負辛勤美進德揚名邁等倫任家無厚積融融度日
許多好句藹藹回春明月清風文梨火棗竹裏行厨
脯擘麟吾何事但問花携酒專競方辰

三 甲子壽和見壽韻

天相吾家篋笥無金詩書有人者發揮膏臆詞源滾

滾薰陶氣質常佩申申師友淵源人材衡鑑胄館光
華近帝宸男兒事便盡輸心力難報君親讀書第
一當勤只孝弟書中是大倫嘆人生為學百年在幼
田家得計一歲惟春科占龍頭名高鴈序好與皇家
作鳳麟都休校是地鍾河嶽天降星辰

水龍吟 己亥中秋用塔韻

一生白浪紅塵得歸才見乾坤闊三升無分如何料
理文園消渴衰病禁持不教杖屨經丘尋壑記平生
懷抱曾逢惡處都不似今年惡見說圭塘如舊類
山英好看猿鶴夢中斗室蠹殘圖史塵凝鐺杓蟾桂

香多莫將長笛等閑吹
落問嫦娥我輩何時還
又享清平樂

二壽靜公右平章

歷觀今古名臣求如公者人能幾
平生勲業行其無事一誠而已
方信名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政乾坤清晏飄然高蹈非明哲
安能比太古歲寒松柏儘春風
鬧開桃李傳巖霖雨蘇門風月
無非天理莫訝求閑從來老眼
閱人多矣待他年鳳詔九重重
下為蒼生起

綠頭鴨

八月十四日圭塘翫月

廣寒宮秋期明日方中
歎陰晴自來難定何如今夕
從容棹蘭舟亂穿波月斟玉
罍清帶荷風身世難期
歡娛易失名言千載記坡公
公曾道涼天佳月何必
限春冬况更有西賓共載
仙李相從笑踈狂興來
無盡蟻舟更策吟筇任諸
君班荆藉草環四岸度竹
穿松飛上崇臺放開老眼
冰輪誰遣却朦朧多應是
嫦娥見妬勝事不教窮天
知我須臾風起萬里雲空

二為牧庵壽

論斯文世誰方駕
韓歐渺翩翩舊家人物一峰玉立
高秋走蒲輪鑿坡再至照藜杖石室重紉
要使吾元

典章文物輝光什伯夏殷周君信否千言乘醉字字
花雕鏤作堂陣寄言渠輩且避戈矛憶當年江湖
來往月明太乙仙舟酒烏絲芙蓉秋水振宮錦杜若
芳洲鸞鶴賡歌魚龍迎舞人間元自有天遊倘來物
視之毫許豈足辱回頭終焉計匡廬深處已辦菟裘

水調歌頭 庚寅秋即席次可行見壽韻

歸歟正宜早動也貴研幾夜深山月飛出何地不揚
輝休說采山釣水政爾切風批月底用朶吾願萬事
一尊酒身外復何為笑年來人與我不相知投林
已分垂翅猶勸九天飛敢效歸鄉錦綉且就盤鈴倪

偶終日者兒嬉但恐子掀舉誰與話襟期

鵲橋仙 壽何聰山平章

膠身名爵醉心糟粕政可束之高閣廟堂誰信是行
窩更高似堯夫一著胸中磅礴眼前寥廓與物元
無城郭自從席末挹春風覺二十年来盡錯

南鄉子 和歐陽玄之韻

高論聽懸河先和新詞問老坡手冷不甘寒氣早誰
呵更被黃花笑鬢皤風竹亂婆婆老我衰顏藉酒
配佳節重逢真可賞賡歌陶令壺觴旨且多

健筆挽銀河公直鑿坡我諫坡只好老來供一笑訶
呵喜怒從人愧國幡花月共婆婆勸飲隨君學邵
配松菊有盟休冷落哦歌我輩同年甚不多

三夜寒無寐仍就韻湊來麗語以供一粲

烏鵲欲填河蝨蚋多持更上坡虫鳥無知徒自苦誰
呵恰似貪人少已鑄市好婆婆要染先生面色
醜有口難言今只可狂歌終歲陶陶不是多

念奴嬌 汴中見寄

一壺天地巨南交朔莫東溟西極斫桂吳剛難措手
轉見今宵挺時露軋冰輪雲歸碧海上下瓊瑤色白

虛光裏更無毫髮間隔夢想洹上池臺五年放浪
延賞無虛席底事夷山丞節鎮擾擾塵埃朱墨傑句
才慳深杯量減况敢論勲業嫦娥應道老當歸去時
節

春從天上来 祝一齋大恭壽

自古英雄試倒指誰能廊廟雍容相君此遇風虎雲
龍光掩前后諸公政天開治運力啟沃宸衷况平生
把詩書禮樂爛熟膏中當年側聞先德只一語喚
起萬室春風桂樹成叢棗華聯萼總是舊日陰功恠
昨宵雪霽烟光薄生意浮空我未為壽相期何以維

嶽維嵩

太常引 六月十八日喜雨酒間應口和不肖韻

荷盤蕉扇久無聲笑祈禱果難憑倚檻看雲停問誰
把天飄詎頌 玄功不宰太平有象礪硯一時平老
我問陰晴笑尚為蒼生有情

千秋歲 即席次可行見壽樂府韻

諛人稱好何似歸來早營五畝如三島深杯江海淺
老眼乾坤小松竹在肯教老圃秋容老 方外多真
趣池上宜清曉隨里杜遊鄉校逢場皆可樂得句唯
供笑吾有政考功不校閑官考

二

青年詩好政坐聲名早攀李杜凌郊島官慚才力弱
技悟文章小青鏡裏朱顏不覺成衰老 習氣消除
盡惟酒娛昏曉思阮子甘兵校因知身外事何似尊
前笑追往昔中書已署陽城考

鵬鵠天

夜長臂痛手學展轉不能寐霜曉窓明
太常弟遠至因試浙筆書枕上所浥長
短句三首呈賢弟一笑仍
請子姪輩一和以暢老懷

白髮京華戀俸錢溪山游釣惜無緣老來惡興憑詩
遣枕上才成一兩聯 人自苦月空圓衾裯如鐵夜
如年但稽子姪新文學莫問賓朋歲幾遷

心到忘機便是仙琴能得趣任無絃病多課子酬文
債田少從人借酒錢 生盛世遇今年雕蟲存藁不
求傳有言難盡閑中樂竹影花香白晝眠

浣溪沙

老境閉門書不開閑人庭院甚宜苔打門詩債任渠
催 千里有家頻入夢一春無酒可開懷心寬隨處
是蓬萊

柳稍青

老病客燕值此艱歲口腹甚窘記少年
寓湖湘讀書時度日情況誦秦少游柳
稍青樂府依其調作俚曲以遣興南方
造口多品此則記予之偏嗜而多用者
可行蓋亦知味請
同賦資一笑云

窓對晴嵐門臨流水坐閱歸帆為口勞心雪枕燒筍
霜便分柑酒香梅下茅菴就湖置新魚滿籃夢記當
年此皆身享好箇江南

可行太常弟即席次韻 二首

遠岫浮嵐澄江拖練飛夢雲帆樂事閑心菊朝烹蟹
燈夜傳柑春郊隨處行菴聽騶從携花幾籃洲渚凝
妝園林窮勝好箇江南

山潤浮嵐溪清呈底畫舫無帆酒友詩朋香芥鮮鯽
綠橘黃柑風亭月榭雲菴更奇品花盆果籃城市繁
華湖山佳麗好箇江南

時有字待坐不教同賦復謹步嚴韻四闋以求
斤削或可忘暑

山霽無嵐尋幽有筏不用張帆樂事關心良辰俯稷
元夜傳柑芳郊隨處行菴聽騶導擔花幾籃洲渚凝
妝笙歌歸院好箇江南

雲岫如嵐月池通港畫舫無帆細葛春纖摘來盧橘
香賽溫柑荷亭柳榭松菴更奇品花盆果籃要想飛
觥水晶宮裏好箇江南

疊嶂浮嵐澄江拖練遠浦歸帆澄蟬分甘蓴鱸專美露
酒霜柑登高聊憇禪菴採菊葢茱萸滿籃丹桂飄

香芙蓉弄色好箇江南

山遠生嵐溪清呈底剡棹收帆風物依然爛紅茶樹
回色青柑暗香寒阻梅菴把楮穎權收墨籃煖閣紅
爐淺斟底唱好箇江南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上終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下

文過集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和虞伯生學士壁間韻

在公抱隱憂出塞得奇觀青山萬馬奔龍門忽中斷
地平豁四維天闊張一幔寄語鳴笳兒休驚暮鴻散
和謝敬德學士題蘇武泣別圖韻
死節吾已矣生還又不如天王非太恐臣罪不勝誅

二

親交生別去子復棄遐荒只道還家好還家恨更長
病起漫述

南烹習若性出塞勉隨俗老饕不慎口葢神畏多肉
流歎引醵杯馬湮注盈腹河魚巧伺人乘間肆酷
暝作還達曙腸雷殷空谷三日不能朝一餐惟可粥
中年體易虛攬鏡笑宵目今朝氣漸蘇鼓勇出衾褥
翰墨試短吟經史時卧讀朝來酒入務清話慰幽獨
嗟予未聞道結髮事干祿素餐古有訛伴食今不惡
士貴早知止聖許不遠復歸哉復歸哉瓦盆安脫粟

張禮部溪山真樂圖

悠悠春天雲想見平時閑獨遊溪橋上暮宿山堂間
澹然不知愁亦復忘所歡出山初無心既出還思山

蒼生待霖雨欲歸良獨難山堂悵何許蕭蕭松桂寒

次韻伯英二次明羨

羨哉石決明江珧敢爭先上界多官府肉饌繫飛仙
何如草決明秋雨顏色鮮羨材在屋角採掇不論錢
名同姓異氏恂濟誰非賢一夔故足矣並畜吾不然
平生負此腹藜莧亦便便幸免殺生罪復無汗腸羶
諸石請絕交阿草日食前眼明讀舊書歸歟了幾年
豈無五畝園自卜休問天食經聽君靳種法僥肯傳

立秋

灤京長夏似涼秋况此持權屬蓐收莫使風霜便揚厲

九天龍馭即回輶

次虞伯生跋馬伯庸詩韻

齒髮年年改風霜日日寒誰知台輔客恰似廣文官

二

酒觴時一熟詩骨自多寒智不如樗里文猶可裨官

養馬戶次伯庸韻

盛冬裘未完豐歲食不足為民籍驛夫馬骨犹我骨
束芻與斗菽俱自血汗出才釋鷹師鞍又服梵子轂
邊聲或玄象去馬便可哭朝廷播政令黎庶供力役
兒女甘作奴養馬領飼粟源源急星火金符出黃屋

譬舟苟使覆載物其能淑百年具成規受地貧安驚
粟麥被陽阪黍稌滿寒谷圃蔬接畛青樹果屯雲黑
一朝化榛莽坐使歌成泣我身非土梗我心非鐵石
糊口有四方從渠安傳食

省中對雨獨坐

風土迎秋便作寒隔簾飛雨更斑斑可人几榻清如
洗終日情懷淡似閑意外天開千丈闕墻頭雲放一
分山腐儒獨坐成何事寫出新詩亦強顏

送傑古愚上人奉詔歸山

墨名儒行迹雖殊進退中間見讀書一觀清光便歸

去占人政自不如愚

寄趙秉彝

從軍苦樂不難明肯使毛錐負此生鐵騎蹴雲秋校
獵油幢敲雨夜論兵髮應瘡癘催全白詩為江山助
益清詔下凱還今有日阿繇聞已候門迎

七夕露坐感牛女事因成駁雜無實之言

別况經年慣佳期此夕逢終天為伉儷一水任西東
人世非無鵲羈窓漸有蛩鄜州共明月應是憶衰翁

紫菊和虞伯生韻

天賦幽妍處士花誰將朝服苦相加薇垣有露沾秋

色芝嶺無霜抗日華蟹出更宜彭澤酒筍香誰羨建
溪茶坡仙一語推駿茂只在姚家與魏家

庚申題馮致遠二畫卷越十八年携以來謁次

韻歸之

世情物態日悠悠習得襟懷淡似秋畢竟人間有歸
處五湖烟水一扁舟
半生蹤跡徧堪輿與世求踈尚未踈試把山林校朝
市移文猶勝絕交書

次仲野堂 三首

綠李未禽繞屋踈秋眠不着鳥相呼雨聲偏向竹間

好山色微從烟際無

秋林雨色上蒼苔不是花時還獨來更待窮冬晴月
夜草鞋踏雪看黃梅

雲自知歸鳥自還一堂足了一生閑門前剝啄定佳
客簷外屏顏皆好山

題宣和風雨孤舟圖

龍樓嫌富麗着意貌荒寒烟雨迷千樹風波恃一竿
時移毫素在身老塞塞難玩物昭前訓誰將進縣官

題趙幹江樓風雨圖

人間最爾東南陬金陵李家無遠謀詞華欲繼後庭

曲不見東風空小樓當時百事尚纖麗况在畫工專
末技洪河喬嶽昧平生曲闌幽檻窮清致石頭城下
無重閨甲馬營中有佳氣九天飛墜曹將軍畫卷版
圖充上計小兒造化吁可憐乾坤又到宣和年君王
搖毫自塗抹片紙落世人爭傳坐看南北又分裂遂
使兩家同一天偶從斷縑閱小景慨念興亡豈天定
而今蕩蕩混一圖但少儂婦理釣艇

崇真宮葵花

統砌亭亭晝影閑相逢幸未及開殘紅妝洗露尤宜
曉素性傾陽不畏寒聖化薰陶等燕越仙家培植有

殷韓江山信美非吾土且向西風笑倚闌

再用前韻答王仁甫左丞

寒暑催浮景功名負聖時膠榮今老矣得酒且中之
才不能宦世吾將任采詩藩籬可翔集何用刷天池

二

青年無可畏况到二毛時嘯傲從元亮風流愧牧之
莫談今日夢但詠古人詩已作家書去先開數畝池

汪叔志堪老園

有地皆堪老惟鄉老最堪生涯都不校祖德幸無慚
埜景收全勝村醅取半酣吾衰今夕夢應與子俱南

送朱主觀之任東萊

樂歲民聲裏名城海氣邊懸知公事少見說長官賢
風月三千首才名四十年天其昌晚節佳處養胎仙

次韻君謀晚晴即事

懷抱今秋好題詩欲滿牆吾廬吾亦愛一雨一番涼
晚竹如人瘦新松共我長年來私自喜身世總相忘
喜聞可與弟至京師

鶴樓東北望燕城幾處閑河幾日程四載三回勞遠
慰兩都千里尚難開書喜報身常健見我應憐老
可驚咫尺對床風雨夜此懷多少待君平

題詩藁

風月才情屬少年老夫老矣厭雕鐫病來越覺無詩
思縱有詩成似樂天

和友人北苑馬上

萬事浮雲一瞬過何勞辯口似懸河北風捲雨城南
去明日灤江水又多

思歸

思歸不惜歲如流日望西風作早秋只知倦客還家
好不見西風催白頭

連雨有感

秋來連日雨渾似熟梅時雲岫青才露風簷白又垂
陰晴如善謔寒燠遞交馳會見驅屏翳清明萬里宜

次賈伯堅左司寄來韻

四首

清風十里墨痕香琢出天球潤似肪已為郢歌翻白
雪更將仙杵搗玄霜
酒來宛國注紅香魚出涼亭薦雪舫多病浪仙都負
此空哦清句嚼冰霜

書室惟須辟蠹香鈎刀誰遣試蠶舫相思夜夜秋衾
夢菊有黃花蟹已霜
賜霑魚鳳玉脂香大笑輕身服鴈舫華髮侍臣歸有

日駕鵝先報一天霜

題梨花鸚鵡扇頭

言非鸚鵡莫說力不能高恐爾庖白雪香中風自
好慎毋踰濟更來巢

和蘇伯脩侍郎寓居雜詩

謫材寧適用奇貨本難居羈旅誰相慰親朋日有書
看雲歎舒卷閱市驗盈虛昨夜秋風起江湖好食魚

二

心憐無所用道愧不成章下直才能館從公又馬坊
埜風香列帳簷日轉迴廊花下歸來晚庭榆倒影長

三

有謀空落落無事亦忽忽一代名何用千年論始公
清風生筆硯涼月到房櫳亦有娛心處兵厨酒不空

北苑馬上

古木陰陰覆苑牆鴈程霜早碧雲長欲知聖德如天
大最近來庭是越裳

高榆矮柳遠參差一幕秋空碧四垂莫笑從臣歸太
急人間天上共秋期

萬事浮雲一瞬過何勞辯口似懸河北風捲雨城南
去明日溧江水又多

金蓮紫菊帶烟鋪畫出雲岡萬世圖直使王媪到青
塚漢家當日有人無

分省有大硯予乙亥歲嘗用之丁丑又日用知其美不知其竒一日滌去積墨文彩溢目波浪洶湧背刻翠濤字亦精勁非一洗濯不知也士有蘊德蓄才遇而不知知而不盡者其長人之責乎作詩識之

積墨倍光彩貞姿任涅磨浪花浮欲動池影淨相和有似懷才者其如昧眼何更憐當造命不解擴恩波

代書寄可行弟十首

灤京尺素寄沙羨料理田園有事宜檢校便當勤檢校參知行欲自參知

祠堂花木已繁陰見說栽培用力深南土常年秋喜早更宜澆灌待成林

叔季勤勞共相攸為予高作蓄書樓先公遺後一萬卷明日投簪去校讎

樓後樓前地有餘埜心常愛樹扶疎四時花木須栽徧更作蓮池就偃潞

漢川雲夢有祖田今歲應逢大有年約束諸僮公出納羨餘留棗杖頭錢

雙鶴廣陵來弊廬啄苔穿竹日相娛莫教忘却踰躑
態歲晚待渠從老夫
桂花初放小山幽更有蒲萄映石榴食實折花歸有
日休教蕪穢負清秋
當年手自植枿欄別後長添幾尺餘說與園丁宜善
視老饕歸欲食其魚
文竹移栽只五根來時無數長兒孫不因繁冗休輕
剪要使清陰過酒尊
眼花齒動鬢斑斑三十年来不暫閑多少家庭纖悉
事從今相約莫相關

和謝敬德學士雜詩 三首

翠樓天際鬱崢嶸粉澤龍岡壯帝京地勢遠連樓殿
起簷牙高並鐵竿撐葱葱佳氣歸環極穆穆昌期見
迂衡長樂退朝容緩轡斷雲收雨半山明
長日官曹似馬曹絲桐時得事吟係救時乏策當投
紱遣興成詩敢奪袍白海波隨秋雨漲黑山雲壓晚
虹高
清尊常滿朝簷盞誰道驅馳我獨勞
尚服三庚進紫綃清冰沙底未全消魚龍陸海無宮
市鼓吹鏡歌有徵招自在千年蒼鹿健開粧三日玉
駘驕最憐學士神仙福終日吟詩不造朝

右酬謝詩計拾貳首今止三首全集共百廿
首今止伍拾首繼所收亦少半爾諸公序
文却存附錄于後

先文過集而後林慮記遊照依目錄次序
記遊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為最幼讀書江南既仕
奔走中外雖兩歸鄉里而憂患荒迷世故縈繞望西
山如天上不得至也觀即乘載柳仲塗居蕩聞魯惟
深言天平泉石過衡嶽遠甚及同遊方信其言不妄
益欲一遊至元四年戊寅歲得請歸九月三日甲子
偕監郡荀公和叔始為林慮之行午出西水門過孫
平邵村時百穀已收芋區蔬圃碁錯星布柿林如江
南橘黃時遠近蔽虧歷流寺固縣大風揚塵俄幸止

孝親寺僧水治士大夫暨巡徼監當官聞來迺晚宿
寺中僧西溪年八十八尚能款客明日夙興拜韓公
墳讀富鄭公所撰碑碑有亭故無損石極美碑陰有
樹如水墨所畫墳皆甃甃完者尚多兵荒中有僧紀
公奮身捍蔽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為式
以為天地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
果極其妙高下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顧豐安兆域
寺燬于兵僧徒解散豪右斬木壅人盜甃殘毀殆盡
則紀之功可念也昔魏公以大功德為宋社稷之臣
兩墳寺皆勅額以之主墳而一得一否亦人力之所

不能及者乎小酌遂行林州知州李枯之延同知梁
思誠仲信判官張仕謙子信迺于諸翟晚至州宿萬
安寺丙寅謁廟學遊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歸
祭其故人同知梁仲信諸生李冕咬咬侍行十餘里
至其麓皆小石榭榭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高寒
較他地早一月榭葉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聲于灌
叢亂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峯益峻壁益峭澗益深路
益險水聲益大峯回路轉掩抱重疊使人應接不暇
澗皆磐石高下為磴級泉流其上懸而為練激而為
湍飛花旋碧喧飀飄洒其潄而為泓者清澈如空織

芥可見寺相近屏幃益竒亂石不可騎過磐石道左
有水磴作屋其上自麓又十里至寺山僧三四輩問
以古皆不知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
事棊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
盡讀大率多崇觀間人少憇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
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鐮剪榴翳掇碎石僅能投足馬
不負人且不能登陟人力憊極又據鞍不跬步又下
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如練于半
天騎留林石間相率牽擁而登為峻坂微徑亂石犖
确如梯而無級樛木交錯攀蘿挽條尺寸而進賴健

卒曳絙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封禪記所載登秦
山事此近似焉數問僧至否以僧言遠近為喜畏又
三里許始至加遠不能進矣有石突出如屏四向無
所連着其高入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磐石疲甚坐
其上從者齋酒脯至仲信年一十餘矣惧其不任登
陟留之寺中俄亦躡矯以兩卒掖而至又迷路枉里
許石上望水簾北崖者僅如匹練下濺崖飛白始閣
其西者崖上垂白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傳誇過實
俄從卒持二冰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簾下得之且
盛言其偉遂欲即之發火煮酒引滿數爵諸生暨從

者遍飲之乃緣南崖微迤邐而西而北坡極陡峻
草石皆冰滑不可投足尺寸展移栗栗危甚乃至西
崖水簾內仰面而望之目力為窮始見崖上之水飛
灑散布踈密勻整自崖而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百
丈其闊百餘尺光明遠透澈去人尚五丈許直所謂
迸珠簾者也負崖坐石久之伸信又跼蹐以酒至為
引數爵力稍蘇攀援而北伸信不能從也獨遣其卒
挈酒以從轉折而東至北崖簾下有竒坐數十人簾
之長又過于西者東邊則頗濃厚自巔至地時如團
雪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飛舞如玉龍蜿蜒

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飛洒如細雪
看人面信天下之竒觀也簾下沾洒細草皆為清冰
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筍或扶踈如珊瑚蔽崖彌澗
竒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
挂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竒峯重疊如展畫屏不
知高掛鏡臺者又幾百尺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
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其
幾百重也始坐磐石疑水簾之下蓋遼遠空澗掩映
崖石淡然而無加以老目茫茫故也北簾之東又有
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而觀也久之循來

跡而歸石間多蘭土人不識臺上石墜于下者皆為
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惜路險不能致也與仲信
輩整酒散而歸歸途趨下差覺易僧醉喜甚捧冰如
珊瑚者前行至繫馬所且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磐石
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
持冰列于前清泉泠泠過壺觴間且嗽且盥且觴且
詠非迫于暮不忍歸也和叔率州官載酒迂于郭至
寺以所携水簾泉淪茗飲之丁卯之延子敬同至墨
竈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貞元癸酉歲所題文
字皆奇其下残缺石柱多宋人題名綠石磴登方丈

鳴箏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侑觴題詩于東壁而出
至硤谷東二里餘支提龕琢石崖為之有開元十九
年蔡景所撰碑刻甚精寺前流泉恠石不減皇華寺
有巨槐蔭地數畝山門有白松皮葉皆異磚塔嵌張
商英聖燈石刻聖燈寺在西北峯絕頂望之隱隱見
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誠懃拜禱則
見商英而後見者多自矜必刻石以紀近年元遺山
亦有詩紀之和叔云某官甚不叶人望亦嘗禱而見
之余不禱也余服其言清泉灑灑循殿階而流歷石
磴至方丈望五松亭方丈西有磐石坐于是得山尤

佳和叔治具張樂夜分始休夢回泉聲滿耳可以消
酒戊辰早浴于寺之浴室題名白松刻石後殿石柱
之延子敬婦和叔入浴余獨乘月登陟坐松下磐石
僧有普靜者善獻策終日獻藝至是又挈其徒按羯
鼓笙笛鏗鉤交奏迭作于月明松影中清風颯然山
鳴谷應不知此身之在人世也長老勝祥又進數尊
而後歸寢昔歐謝諸公游嵩山見石室汪僧叩殿至論
余之游乃得此輩可為一笑然亦陶寫終日正自不
惡此山秀拔在黃華之右至于水簾之奇偉與夫遮
掩環抱重疊深遠則不及也二山之泉皆去山數里

狀入地中己已將游栖霞和叔謂其地無大奇計程
欲以九日登鳳寧山遂不果往東回過諸翟翟曲宿
下洹庚午至鳳寧山山在洹水之陰峭峻奇秀望之
如鳳聳石為兩翼上各有亭其巔又為亭亭上為屋
兩重壘三聖女其上有金泰和間碑載乞石烈氏所
建三女則不能究其氏族也山多古柏路甚險登之
甚勞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井底坐久風急始徹
俎而下過南齊觀丈八佛大磚浮屠貯佛其中有紹
聖間石刻過槎牙崩至善應宿儲祥宮宮有洞房以
甃為之辛未登西樓和元裕之詩遺捕魚得鯉鯽活

躍几席前午泛舟觀泉于宮之西泉皆洄之狀流而
突出石崖下騰湧有歷下所謂趵突者清澈尤甚土
人疏導作堰以激磴磔為利甚大登龍祠祠下泉出
尤怒日已暮道人載酒于岸以俟遂醉而歸仍宿宮
中壬申道人擊雲璈侑觴方盤桓殿廡求二人報
大尹杜公率其屬迓二日不得已遂歸往返九日游
歷四百里山中憇息則有從者絃歌之娛馬上疲憊
則聽和叔劇論可以醒塵思遣睡魔餘力所及得詩
凡三十四首姑錄之以記歲月所不足者天平柳公
仲塗所遊西山最勝者和叔謂其地險甚且路經大
雨不可行栖霞又尼于猶豫而玉泉澤陽諸山皆有
可觀未得歷至張本于是尚有待于他日焉

出郭

萬慮攻催雪滿頭還鄉纔得縱遨遊太行雲盡青浮
曉洄水霜餘碧染秋漸老始知閒有味此回真與
無求溪山好處鷓夷滿况有風流老即侯

出郭見柿園如江南橘林

落日郊原秋滿烟煌煌星火爛將然一時喚醒江南
夢恰似洞庭霜後天

水冶道中

人煙仍古邑村落帶清泉脩竹雲千畝垂楊翠半天
滌場餘滯穗沽酒驗豐年欲結鷄豚社慙無二頃田

題水冶寺

永額僧知宋佳城石紀韓懷賢時拊髀弔古一凭闌
清夢雲龕靜悲歌野樹寒山川豈專美東北又豐安

謁韓墳

考譜披圖總未真兩回親得拜公墳降神生作三朝
相聚氣嗟為五色雲宅兆發靈符厚德碑銘無愧有
奇勳憑高更欲推形勢遠樹寒鴉滿夕曛

張彥謙署今以山水橫披見贈次卷中詩韻而歸之

霜溪帶寒沙西山展晴麓已從招提遊更就招提宿
烟霞遂埜逸宇宙入清曠歸來復歸來鄰翁酒初熟

途中口號二首

人人載酒具盤飧盡說監州昔有恩底事當途羅几
案只愁旌旆過柴門
城郭囂塵厭往還出城依舊不能閑野人豈識予心
事只羨丹墀第二班

游黃華寺始至其麓喜而為詩

榭檜連山麓霜餘翠間紅架巖茅屋小分水石渠通
漸覺烟霏重時宜道路窮升高宜努力中止戒瘵痾

和崔信叔欲卜鄰黃華二首

昔年拄杖百錢遊曾到黃華最上頭案此畫圖分中
半與君來往亦風流人生早退為難得心約真同蓋
不謀加以數年婚嫁了移文愧肯少寬不
哀樂中年已倦遊舊山頻夢大刀頭高歡殿後雲猶
在王母祠前水自流涉世到頭渾是錯得歸真箇善
為謀溪堂萬卷同君讀此樂人間果有不

黃華山中雜詩四首

道人解后一開顏為借印枝策我孱鳥語留人還小
住晚風吹破水中山

緣山詰曲路偏賒路轉山回境益佳寄語安排好東
絹為君斷取上黃華

手拄一條青竹杖真成自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
好林下無人不可留

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
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黃華山次鹿菴韻

吾聞林慮西茲惟群山會一舍入高寒百里見空翠
雄踞魏韓境特立宇宙內雪浪驚起陸天花亂縈帶
排雲列竒峯極目認崖際出泉如江河岩壑因橫潰

轉曲路疑盡喧。馭地將沸。千崖與秋高。一徑穿雲細。
仙凡幾塵隔。跬步萬景萃。攀緣攻折屐。馳騁謝攬轡。
水簾真雄偉。清響落天外。淵客泣淋漓。天孫織纖麗。
空明幾百丈。振古捲不易。清冰瑤草亂。白日洞天闕。
自非骨有仙。未許踐福地。磐石几席陳。魯酒散藪配。
道士山中宜。宰相山中貴。泉石聽吾言。吾言諒非戲。
題墨竈寺方丈東壁

四圍嵐氣濕人衣。五馬行秋弭節時。莫遣鳴箏響空
翠。恐教猿鶴恠歸遲。

次雲山上人韻

雲埋墨竈久無烟。散作晴嵐簇馬前。白石清泉有今
日。紅塵烏帽笑當年。

出山次衣字韻

黃葉紛紛落滿衣。山僧扶袖下山時。莫嫌款段非良
足。老子行山正要遲。

墨竈寺追和緱山先生韻

丹霞圓鎖翠潭潭。仰面青天鏡出函。解組已能辞好
爵。判山還欲署新銜。冷傳霜信風生谷。清透雲根月
滿巖。却憶瓌江舊林壑。幾多烟霧護松杉。

峒峪山寶巖寺二首

擇勝何年著梵宮，目窮猶未盡重重。
翠紅照耀三千界，屏障周圍十二峯。
雪澗清泉響寒玉，雲岩喬木捲蒼龍。
尚憐不盡登臨興，天際危亭見五松。
煙嵐融翠濕濛濛，石路縈紆細入空。
明月百壺松影下，清風一榻水聲中。
聖燈不為吾儕現，俗樂誰令釋子通。
兩宿豈能窮勝事，山門愁見馬頭東。

黃葉峒寄可行弟

千巖萬壑鬱蒼蒼，葉正殷紅菊正黃。
莫訝荒遊倦回轡，要因高處過重陽。

靜師感策歌

霜清萬籟于顯收，老月輒露寒波流。
山僧具眼識壑逸，醉挾楚竹來鳴秋。
一磴透空石盡裂，剛風不動雲夷猶。
驚猿無地避清響，木客為爾生新愁。
激揚初似士引角，嬌滑忽如鶯囀喉。
驪珠熒熒細縷貫，冰蚕繹繹獨繭抽。
傳燈定從龜年來，翫世定是雲師儔。
昌黎不用笑高唱，形骸散浪為真遊。
松陰磐石月正午，諸僧舉白紛獻酬。
歸眠禪榻有餘韻，水聲瀉瀉風颼颼。

峒用鹿菴韻

穿雲驕馬瘡俯檻，飛鳥遠層峯爭獻奇。
一一青雲邊懸泉走白虹，遙岑生紫烟。
肺腑巧遮掩，岡巒隨折旋。

我有扶老筇不讓歸湖船三日得其凡一念窮其巔
便將巢雲松終歲看玉蓮誰能共幽討未用譏流連

九日登鳳寧山

亭亭鳳寧山形勢若飛動胡為不飛去仙真此搏控
靈跡既不闕烟霞遂增重城居見其圖清賞時入夢
今年事幽尋霜風肅飛鞚適與佳節會更與佳人共
危亭構兩翼飛雲連盡棟翠柏瀉秋聲紅樹列清供
遐觀千里近長歌百杯送洄流嗽其根俯瞰清可弄
陟降自忘疲酬酢益豪縱牛山何用悲茲方待鳴鳳
過南齊觀又八石佛僧云得之田中耕者始見

其頂隨煇隨出因作浮屠居之

教已由天降人猶入地求生民困狂走滄海遂橫流
塔影千年月松聲萬壑秋考碑當紹聖文物正崇脩

游善應次元裕之韻

五首

免絲休羨倚蓬麻鳳鳥還來訪竹花昨夜山翁宿何
地水雲深處玉皇家

溪山好策一枝藤學得襟懷淡似僧舊習掃除猶未
盡留詩聊用記吾曾
幾處青旗映小橋村醪時用慰無聊我來本是逃名
姓莫為題詩更自標

猿鶴煙霞日漸親
黃扉人已作山人
只應堂下潺潺水
洗盡東華舊染塵
琳宮夜靜覺寒生
霜碧澄澄浸月明
滿耳驚濤不成寐
四山雲樹更秋聲

善應泛舟

霜水清深處
煙嵐紫翠間
清風時信棹
落日正宜山
空濶凝絲竹
潺湲響珮環
道人磐石畔
崇酒待予還
郡西風物皆吾土
十二年間兩迴不是
航船有今日
溪山渾似不曾來

中丞圭塘先生許公門下先生賜手書山莊二
大字今已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華生光秋
又本路陰陽教授筠齋緱公允中處得先生記
游集一帙及文過集校讎無舛噫先生早登甲
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為當代名臣惜其至正
全集未刊于世他日當購秘藏以資文學先生
戊寅由大叅請歸歷左丞學士承旨中丞之職
今拜河南行省左丞階榮祿大夫是年冬十月
拙臯懷後學山莊黃質謹跋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下終

圭塘小藁卷之續集

中順大夫知江西南康府事五世孫顯續編

墓志

先太夫人歸祔志

太夫人姓高氏世家彰德祖諱木剌監衛輝路考諱
榮承事即萬寧縣尹太夫人幼淑懿祖妣王夫人愛
過其女擇配極慎乃歸先尚書公家故饒田畜而我
素貧安若習焉事姑宋夫人以孝聞周睦姻黨舉無
間言先公為小官間閱世途實多內助同官家芬華
相矜獨罄簪珥延師買書嘗曰吾教子苟成當富彼

百倍人但勵志安貧瀆貨其效應後自見也先公好
客究力營給有佳飲食必蓄以待平生不私一錢聞
親識有私藏者謂子女曰財出夫子私將焉用此態
世多我不能為汝曹當戒也子女雖愛教不姑息故
女克敬戒子不至辱其先者慈訓有素焉長子有恒
治生于外太夫人總于內先公居家手不釋書迄終
身無纖累一妹適集賢直學士狄文忠南北間閨語
及輒流涕因為有恒娶其女尤好施予遠近姻族或
養于家或資以生里巷病窶猶拯焚溺故舊有喪飲
食為廢後有聞率不敢告見人憂患汲汲督諸子營

救臧獲小過必掩衣履瑣屑每躬為之諸子止之曰
彼亦人也吾以此消日爾其仁厚慈恕蓋出誠性至
于女工精敏又諸族所希見有士為兩臺御史封恭
人湯陰縣君左司員外郎進高陽郡君兩淮轉運使
加高陽郡太夫人至順二年五月廿六日棄代于揚
州壽六十有七嗚呼天乎乃至是乎有士始官南北
雖不在側而改官加封報不間歲尊慈殊慰以為酬
昔言矣承乏詹事中議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又移
左司皆在側也侍先公終正寢襄事居鄂服除有恒
忽去世季有孚入會試而有士迫赴淮漕叔有儀棄

經筵檢討獨任家事尊意懸百口累不肯出有孚登
第歸居家待次乃甚喜有出意即迎至揚有儀從焉
有壬召叅議中書省事具舟將北太夫人鍾愛幼女
擇歸有日臧獲病者十人乃語有壬曰汝妹事吾寤
寐在念北則迂矣且病者留之誰托挈之舟隘暑蒸
此幸屋大宜夏有儀又善事我汝當扈從上京京師
屋艱得汝先往求之別不兩月妹事畢病者復計我
至京扈從適歸事當兩濟况使來三月不亟行恐叵
測時往還諸公亦旦夕從使者昭昭相勉謂堂上起
居康勝處事明當而有壬冒榮不孝遂輕信焉去才

四十五日而訃音達上京矣嗚呼天乎果至是乎昔
南臺同官言親年逾七十無兼丁溺官榮遣奉養者
可禁指其鄰有仕江西父病念莫子而殞者有壬時
同署焉孰謂一旦身當之邪呼天不聞呼地不知知
是而懲而卒罹之豈非冒榮之過邁此大罰乎棺槨
衣衾雖有儀能盡美而有壬為子病不得嘗藥終不
得視舉尚名為人和古人謂勿之有悔如有壬之悔
非死不能已也有壬及事祖妣夫人獲奉考終後廿
年父兄繼失荼毒難極而夙夜堂上身心有屬今仰
而望之無一人在上矣追念配德寔四十五年生五

子二女有恒大理軍民總管府知事繩繩天長女適
編脩官趙彛將同入京先廿五日卒病其基此乎幼
安貞將婦人者後廿四日卒天禍我家何其酷也孫
男二寶山燕山女四明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
原先公之墓初太夫人妣武氏若外祖考諱清外祖
妣石氏皆老吾家萬寧公無子沒海南求其柩歸俱
葬江夏治命當及鄉里謹事而襄事焉敢述先德且
聲不孝之罪傳為子孫戒焉嗚呼痛哉天地有窮而
此恨無窮也

亡兄大理知事公志

公諱有恒字可久彰德湯陰人曾祖諱信祖諱毅贈
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郡侯祖妣宋
氏高陽郡夫人考諱熙載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
勾承發架閣庫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高陽郡侯妣高氏封高陽郡太夫人先公為貧仕祿
入甚微廉淡樂道不知治生公幼從至鄂種學緝文
通蒙古書未冠即奮勵任家事稱貸廢居備水陸艱
苦當途薦茂材除大寧路學正擢大理路軍民總管
府知事驛符偕勅至公謂遠出不能為榮不若治生
以為養也由是不復留意于散名矣先公之喪哀毀

踰禮去大祥二日卒于鄂天曆己巳二月二日也疾
草曰我才四十五歎何短邪事母再一二十年不為
多也今不得事母矣嗚呼痛哉先公年甫強仕即得
公力遂斷家事每當赴調公輒代行山川崎嶇旅食
蕭索不知也佐湖廣省理幕再至鄂公習風土便薪
米因葺居焉有壬應舉歷官奔走無寧歲仰事之重
非公不能出也先塋衰事侍太夫人居鄂困庾之積
鮭菜之微莫不有備己巳庚午之荒一門老幼賴以
無餒公氣和而中剛斟酌世故曲折詳盡儉于自奉
而豐于親朋早夜克勤內外秩秩娶李氏先卒一女

小茶靜慧絕異繼狄氏集賢直學士文忠女無子先
公嘗令養弟有儀子寶山公既卒太夫人遂命後之
初有壬登第季有孚方學公曰汝能繼兄當作雙桂
堂有孚果登至順庚午上第有壬為兩淮轉運使遂
叅議中書省事加恩二代皆公之願惜不及見也我
彰德公自穎來相積善未享先公太夫人承以碩德
乃五子二女公其長也在親左右之日校有壬為多
古人生願為凡之意蓋有契焉願奔走四方廢溫清
定省萬鍾千駟果何有哉公之遂此天厚之也然以
孝友天至而不終子職使太夫人高年反服又若天

之甚薄者天可問乎使公壽考則一門老幼可坐而無慮吾兄弟放浪四方可無內顧之憂而公之所以成就者可勝言哉公為子而能子齊家而家齊視食為急人之事者有間矣人之生世不獨官可行志也天降酷罰太夫人奄逝以至順三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原先茔公從焉惧其善之泯也忍痛輟泣而志之蓋至哀不復文也

七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

七妻趙氏諱定永平樂亭人其先在金累世擢科號進士趙家曰克者登大定廿五年第終盧龍縣尹子

震至寧間及第蔚州軍判軍判之孫兼善個儻不羈日本之役諸兄為省僚慨然從行大風舟敗冒白刃採兄出椽憲司行省與長官齟齬輒棄去為景州教授而卒嘗曰吾力學為校職使人稱先生是不墜先業志願畢矣介直嗜酒嫉佞若仇故所遇不合娶戴氏生夫人端靜柔懿舉族異之嘗有象過門鄉鄰空屋蔽垣諸女郎僵走邀看夫人才十三竟不一出時大家以詩禮名者聞之為其子求婚先生曰吾與世偃蹇栖獨三女而此女最賢且術者言當即國封若世雖大若子未可知也其家恚而謝之有壬未昏

走四方辟山北憲使庸齋劉公有人倫鑑與先生厚
一日招飲賀曰府尊屢書為君擇昏君之昏未易擇
也今真得矣毋慙不告此寔府尊意不可失而此昏
尤不可失也先生亦欣然曰吾得壻矣况庸齋媒世無
有也好言遂合皇慶癸丑五月乃歸于我每以未見
舅姑為恨南臺觀省有日而省召復北夫人至垂泣
真意有不可掩者先公太夫人入京始得行婦禮女
工復盡巧緻太夫人稱善事焉平居服澣補弊一縑
不自用時有賜給悉留以獻先公之喪夫人力疾蒞
事送厝所十里不車幾斃焉歲時祭祀寢食必廢主

饋未嘗以涓粒私其子視予妹如兄弟匿珥有需傾
委不靳與娣姒居無間言入吾耳始封恭人當進縣
君皆以讓吾祖妣宋夫人夫人素多疾天曆二年九
月十七日卒于鄂年三十有四太夫人如失愛女有
壬為服齊衰期焉初先公既棄諸孤幼妹未有家夫
人誓言當盡簪珥奉之以養姑志以恤其無父勿使
人謂凡不如父也嗚呼斯言丁寧猶在吾耳也夫人
孝慈敬勤宜享福祉而壽乃止此邪婦凡十七年未
嘗遠相離惟應舉來江南涉十月為最久相從歷九
官山川跋涉負之辛苦每同為官任難劇俸薄食衆

夫人衣飾每不給未嘗少動于心予為轉運使祿入稍優而夫人不及見矣夫人生失五子一女卒後又失一子予年將半百憂患纏繞夫人有以知我之心為何如哉一子燕山能讀書矣女順茶姆謹視之繼夫人趙氏子之如己子夫人可無憾矣至順二年六月追封高陽郡夫人明年月日葬安陽武官原從先塋禮也為之志曰

惟性于貞胡嗇以勤兮惟孝于姑乃貽以茶兮其儀可母子弗覩兮拮据成室不同適兮佳城埋玉夢則髣髴兮目存耳言終不可諼兮

亡妹趙宜人志

泰定丁卯二月先公尚書府君諱熙載捐館京師既祔先塋太夫人高氏視諸孤居鄂是歲十二月妹宜人諱巽貞從其良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趙彝自洪州來弔彝官京師宜人疾作不能亟歸有壬為轉運使揚州太夫人篤于愛母子不能離且以有壬室未有繼年高目力不洞妍媸宜人亦謂我溷凡久願擇嫂以報至順辛未遂俱至揚俄得卜趙門趙居金陵侍太夫人得畢其願焉未幾遘疾五月一日卒于揚州年三十有六有壬暨弟有儀輟哀治事棺槨之美

衣衾之備傾城府官吏士民哀送儀衛之盛太夫人見之割不可忍之愛而亦為之稍釋焉惟許氏為穎著姓大父彰德府君諱毅始徙湯陰淳德起家先公仁孝太夫人懿德克生賢女而我祖妣高陽郡夫人宋氏柔靜淳淑貞節著聞宜人及事之起卧與俱故性行尤相類幼不游戲未笄尊禕衣履皆出其手先公太夫人在撫州更疾獨宜人與弟有孚侍勞苦備至迄平復始解帶既歸趙太夫人如失左右手事姑安陽郡太君得惟心其容我也念違養不釋口質簪珥為貨以寄寒暑履物不絕待介婦有禮視前室子

詵詵自幼及冠人不知為異出趙族大口衆老戚獲尤難御稱無異辭先公以宜人質美輯女教書授之宜人為婦為妻為母舉無悖也彛官七品得封宜人今名曰起官日大宜人宜均其榮而一旦先逝天之忍乃若是邪一子繇繇實生我家得竒疾太夫人屏絕家事盡瘁保育幸愈而健有壬罪大惡稔太夫人暨幼妹相繼傾逝逾月彛至哭曰相我者世不復可得矣太夫人常子我我制雖總也同舟至九江以神主暨二子去嗚呼痛哉命果至是邪抑醫藥之誤邪將金陵之行觸新暑疲起居以致疾邪凡不能盡友

愛而乃以私禍吾妹邠窮天地亘古今之恨萃于一
身矣明年 月 日葬安陽原從其先塋彛請志
之嗚呼予尚恐志予妹也夫沈痛隕絕書其槩而刻
之

擬毀壁

女弟諱安貞生戊申十二月廿九日幼多疾太夫人
高氏疲心殫力調護有成為人寡言笑坐終日不見
喜愠食飲美惡早晏自幼不經口先尚書公訓以女
教警悟強記遂通其說又能楷書組繡裳衣各致其
美見諸嫂理家即善握筭父兄祿入悉付之出內無

毫髮失慈訓日益性習俱至故女德近備焉生最晚
太夫人尤篤愛至順辛未春在揚州卜擇始諧柔日
將屆而趙氏姊卒太夫人復遽見棄妹素孝敬值此
荐凶哭出輒殞時又大疲遂成疾十日而卒六月二
十日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安陽武官原先塋昔黃
太史為女弟賦毀壁因抒其意以極吾哀以志其墓
焉

玉在石兮多瑕得維瑜兮成復嘉可聘享兮禮天弗
一試兮胡毀旃濟濟美兮世艱女懿兮亦然撫育兮
既堅姆傳兮既賢婦之易兮才違擇之過兮後時嗟

嗟父母兮終始難之厥施不奕兮誰復敗而孝敬有
素兮母姊長辭時雖不疲兮亦將自摧侍媵在室兮
奩儀夙備留之益傷兮棄復無地江之水兮東流淮之
山兮幽幽旅鴈嗷嗷兮窮猿啾啾汝來何愉兮汝去
何尤洎之水兮先茔相之土兮先里汝竈有位兮父
母孔邇不婦于人兮終女于家是亦汝志兮我徒爾
嗟瓊芝月露兮與汝俱潔汝凡泪盡兮哭汝以血

歌行

圭塘

瑞蓮歌 并序

圭塘落成之明年歲次己丑七月既望吾兄中丞公

與客小集塘西南瓊洲前產瑞蓮駢花亭亭異蒂同
附殆陰陽和氣鍾為禎祥天以為慰老臣錫眉壽而
昌子孫也惟公高科起家致位丞弼贊化機培善類
三十年矣謝事來歸田不足供伏臘而林塘栽植竭
力資之蓋欲靜觀四時生意之妙與造物者遊而積
善餘慶吉事有祥嘉瑞之見理亦宜哉有司欲以
上聞公退然不居而好事者繪為圖矣有孚退而閱史
唐開元至宋紹興四百年間僅十七八見表箋歌頌
逢涌沓作雖不奏祥瑞乃公素心然游泳至和詠歌
太平不可無也乃為之歌曰

圭塘活水分清洹主人嗜好同先賢蓮根培植未踰
歲孰謂一旦生嘉蓮初疑霞臉影附鑑又似絳幘了
分鬟幻成綵鳳翼自比琢間香玉環仍連李唐以來
具圖表趙宋奏賀尤駢闐我元聖德極涵育瑞應
只許書有年嘗思至正辛己夏吾兄實握綱轄權廣寒
殿下太液池亭亭並蒂薰風前守臣有請願馳獻獨
以義折煩便便歸來對此蹄涔水肯將異卉誇里廛
吾鄉自昔號多士諸君巨筆如脩椽僉言此是閭里
榮歌詩脩與圖俱傳身閑意造物乃寓園林何必皆
平泉天公端為表餘慶慶緒日與絲絲絲蓮房有子

風味好不待食藕沉疴痊願言七澤均此瑞主人福
壽方如川

洹濱

其二

相攸西郭濱吾洹老病宜退非遺賢平生竊慕君子
德池上種竹池中蓮蓮芳胡獨出奇異聯房藥簇金
絲鬟二妃同體面目異七澤遺種根株連書祥史籍
見歷歷走觀士女來闐闐人言培植久方盛一泓疏
連未及年自知不作駭俗事茲為誰握坐發權形容
敢勝周子說胚暉又在太極前亭亭照影欲輕舉凌

波微步俱清便倦遊夢不到玉井歸來老屋安一廛
小池偶尔雜蕪葳池上樊亭才數椽酒從鄰貰已多
債詩取意適誰今傳天公特與慰岑寂嘉瑞湧出如
源泉卯君有倡阿買和僮歌況復清且緜欲為表頌
僭歸美奈此嫩痛誰能痊予心真樂更多有傍花隨
柳在前川

圭塘次韻

其三

太行山下溪名洹洹溪主人今得賢石渠分溜入方
沼種出萬柄紅白蓮就中一茄發挺特艷粧獲出雲

髻鬢有如二女降媯泃翠裙紅袖相牽連岐分駭目
未信宿里傳頌耳何喧闐波神有為獻嘉瑞要並太
史書豐年主人謙德不敢有福善自是天行權亭亭
植立萬化表可人適在亭之前日酣欲語嬌轉蛇風
動似舞尤輕便一時圖寫溢紈素十日車馬空市廛
昔聞萸萸曾表異乃因土階與采椽景星鳳鳥豈常
有考信前史真宜傳醴湖蕪塞不復見而今乃濯圭
塘泉禎祥奕葉定不斷藕絲萬縷相纏緜幽人到此
自怡悅膏肓泉石尤難痊要須記錄入郡乘千年增
重吾山川

圭塘十二詠

景延堂

我凡壯歲辭榮寵投閒願與叔堅友異世懷抱若合符
符研窮經奧蒙發剖勲業寧庸校短長肝膽相照無
前後堂前種竹堂後桑桃李溪中間宮柳太行千仞
列崇臺洹水一枝來小淒烟霞從此聚軒扉松柏自
然生卻婁雲霓功歛且歸休天教景物娛耆耆魚躍
鳶飛觀化機高下洪纖俱不偶尋春信步過西蹊小
憇徐徐開北牖無人鼓柁自拏舟有客問竒從載酒

神仙何用叩荒唐天地應須究高厚四時佳興惜親
朋一飽安能忘獻酬醉吟自是慕香山人亦有言似
迂叟我凡不荅但掀髯風月無邊共長久

冷然臺

有客有客衣褊褊遊不乘輿坐不船屏翳為駕霆為
鞭翼二除道飛廉先廣漠之外無物前飄飄歷覽俯
大千何物九點齊州烟蓬萊塊塊呼群仙天根月窟
互回旋孰其主之孰其傳漆園持論玄復玄機鋒一
發驚四筵扶搖九萬遑息肩夫何旬五遄言旋我方
簞土臺冷然斥鷃乃與鷗鵬聯有時大醉發其巔羲

和叱馭仍留連從容席地更幕天御氣無待知何年
我臺回首真蹄筌

嘉蓮亭

池亭茲落成問客何以為亭名嘉蓮造產池亭下客
笑請以名池亭軒窓四面納新旭並帶作花映波綠
允懷春陵翁胷襟澹冰玉從知嗜好有人同因其淨
植淤泥不能辱淡然君子心可與共幽獨駢頭妖嬈
麗穠粧二喬亭午睡初足名亭取義殊聊以自娛目

安石院

景廷堂東閑隙地方平幽潔墻回周等閑草木盡屏

斥蕤然中植安石榴花殷猩紅照朱夏寔作玳瑁懸
清秋風吹絳英任顛倒千葉齊綠中夷猶圭塘闢院
寄游息對此終日疲應酬偶然不悟命名意競說億
萬蒼生愁酒酣舉手謝衆客願效瘠瘞為身謀區區
若用究根柢論詩當取王荊州明朝有意載酒至携
妓又效東山遊

松竹徑

瑟瑟君子竹亭亭大夫松有策可醫俗無夢思封公
主人不夢更不俗二友相從出幽谷枝筇屨屐日往
還飯飽茶餘笑捫腹尋詩肅客不憚煩迂迴恐踐苔

痕綠風來聲似奏笙簧日轉陰宜覆醴醑豈無蒼蓋
凌烟霞愛此翠葆光交加有時展席俯秋水亦復信
步觀春花最憐盛夏不知暑披氈仍宜雪花舞泣岐
誰更念楊朱開徑吾方希蔣詡歲寒節搯堅自持心
事諒匪庸人知柴門及閤無俗駕麴生時共相娛嬉
世途憶昔備艱阻鳥道羊腸何足數歸來纔是履康
衢泉石多應聞此語坐要明月與清風綵雲縹緲香
溟濛吾山不比終南峰吾徑直與桃源通

桃李蹊

昔人種桃李往往自成蹊今我就蹊上栽樹隨高低

索駝獻精藝髡削如條槎根舒深布土瀋溢旋封泥
滋茶藉圭塘分流始洹溪春風倏僭達枯枿呈端倪
風日激怒長及辰花已齊緬懷謫仙人美酒日幾罍
不比黃娘家江畔勞攀躋靜觀悟物理乘興壺亦提
永言念疇昔栽培數難稽榮枯固有時零落何栖栖
豈如來山中相從養交梨使我顏色好用詫舉案妻
桃李雖不言吾蹊勝沙隄夢斷玉珂月鞋襪扶青藜

雙洲

吾聞東海之上有十洲羣仙出入洲上頭瑤花琪樹
聚麟鳳不與塵世同春秋吾池不啻滄蹄水孰謂蓬

瀛叔相擬獨憐亦復楸雙洲雲霞葉岌烟波裏飛橋
子午凌空虛朱闌綠柳陰扶踈亭臺倒影山色好四
顧彌望皆芙蓉清風為賓月為友但恨不將池變酒
恍如乘槎泛天河又疑身在無何有從知雲海空復
空仙凡一笑將無同浪遊不必訪弱水人間亦有蓬
萊宮吾儕小人可惜無仙骨由來二洲不是池中物

孤嶼

生平樂山性不為仕止移更愛山在水從人笑吾癡
簞土仍累石鑿泉或開池竭來桑梓間擇勝林塘宜
一沼五畝闢孤嶼方丈危圓橋宛成島神山俄就規

舫船時獨泛絃管環相隨突兀螺髻鬟燦爛盤玻璃
天心秋月朗水面春風吹蓮開水香旦鶴唳霜晴時
撫景恨遲莫觀物知盛衰永作窮日樂孰識徂年悲
憶昔洞庭楚順流彭蠡湄快哉金焦遊密與蓬瀛期
念彼波浪惡理此舟楫歎豈如還鄉榮聊復觀兒娛
求仙付公等濟險真吾師幽棲謝羈絆淹留惜盈虧
鷗鵬自高舉燕雀安能知勿誚池嶼小芥子歲須彌

柳巷

種柳圭塘路行行便向榮雨晴羞眼澁烟煖細眉橫
色比金猶嫩枝看翠易盈林疎無繫馬葉接有啼鶯

線亂柔條裊羶鋪落絮平尋詩常獨往送客或同行
歸院塵難到還家月每明止通陶令宅不接亞夫營
京兆時非昔平康夢自驚陽關休疊曲司馬易傷情
但恐春回馭仍將酒解醒託根因勝境由徑得嘉名
莫訝公休吏詩成句未精

菊壇

平生惜花心秋香菊偏好西風催作花晚節霜可傲
綠葉比長身青幢擎大纛區區盆檻間何足相慰勞
簣土築高壇三級磚以燎維黃鎮中央紅紫間白縞
錦繡燦天成栽培盡人巧處士晉風流將軍漢票姚

茲焉遂盍簪宛若相聘頰譬彼野遺賢登崇至廊廟
期以治而安希爾壽而菟佇令隱逸歌俱是昇平調
抱甕學圃人奮勵堅厥操朋遊詫竒觀風露難徑造
就之酌美酒杯行再申約號令素嚴明違者大白醕
孰敢掇其英陋彼東軒笑肅肅景高寒顛顛肯傾倒
儼如虎帳中何緣落烏帽

藥畦

皇元四海同壽域蹇予生年值大德養生治病更茫
然弗曉良醫解醫國竭耒鄉里營園池園平如砥池
如圭栽花種竹植桃李餘地畝許界為畦于時風日

正清美歲事豐穰足生理椽慮山人偶相譔此土此
畦宜種藥便令健僕入西山計品尋苗恣移掇黃精
地黃遠志同歸木蒼白芍藥紅參苓芝芎及杞菊報
肩披霧母損叢區分類別密培本開渠引水恒憧憧
東君忽尔傳春信生意津津者滿徑 有效未能
施地下名公誰與問但存方寸濟生心更別君臣明
至論

蔬圃

有池可汲園可劂拂袖歸來心願足自甘學圃為小
人愛此菜茹兼首菘元脩雨後脆且腴諸葛數榮轟

濃綠蘿蔔生兒芥有孫芋魁出水頻澆沃罷鋤時或
釣池魚隱几何曾夢蕉鹿既無抱甕老翁勞亦免趨
炎脅肩辱吾嘗寓甲第紛紛厭梁肉吾今且烹葵食
藟雜莖藪彼紫駝峯出翠釜爭如菘韭脩炊粟五侯
之鯖世所貴五辛之盤吾亦欲庸人皆被富貴熏或
羨吾饗是清福但令此色毋駐顏雋味嚙根充我腹
三年不窺漸伸舒吾儕何可輕樊須九月築場十月
滌連年籍此輸官租

祭文

洹濱

至正七年丁亥月日孝玄孫具官有壬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高祖考妣某頃以游辭戚我家廟公道既復
庶事皆明承賜上尊徵赴闕下受翰林承旨知經
筵事聖恩如天豈愚昧自克有為實我高曾遺澤
之所致也尚祈默祐以永後承謹以首月之俸為
潔牲柔毛粢盛醴齊之用其守職所縻令弟有儀
攝行祀事尚饗

顯曾祖考 曾祖妣同上

顯祖考 祖妣某竊聞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惟我
先公恪遵子職能推先德以訓諸孫使積善之報

著于一家可謂顯揚矣而諸孫無似用招外侮先
公之孝于親薦于行著諸孫寔累之潜伏三年祇
重怨艾茲承默祐公論大明凡昔游辭盡蒙滌濯
而孫某又膺承旨一品之命聖恩隆厚益深悚懼
陰靈有赫幸永庇之謹以首月之俸為潔牲柔毛
粢盛醴齊之用其守職所縻令弟有儀攝行祀事
尚饗

顯考 顯妣比因不肖叨居政府荒墜先訓遂招誣
構辭及我公興言及斯死不瞑目茲荷 朝廷公
論灼知小人之私章疏交上大為別白臺臣敷奏

玉音嘉納于是瓌江書院之署額碑祠皆復舊矣
雖與賊戴天不共之讎報復未盡而我家安堵如
故之迹俯舉益新日月云邁事機有時哀感之忱
昊天罔極其平昔名爵踰分皆先公身不自享餘
澤所被凜乎其不勝今茲又忝翰林一品之命才
輕位重罔知所措尚祈默祐以昌後人謹以首月
之俸為潔牲柔毛粢盛醴齊之用其守職所縻令
弟有儀攝行祀事尚饗

大兄府君惟兄孝友天至生能訓其弟以克宗沒能
佑我家以禦侮俾前世之厚積未享者萃于某而

某不能如兄之訓諸弟以速戾于躬又及于親自
公論大明允昔游辭悉皆湔濯而弟又膺承旨一
品之命聖恩隆厚益深悚惧尚祈默佑永庇後承
謹以首月之俸為潔牲柔毛粢盛醴齊之用其守
職所縻令弟有儀攝行祀事尚饗

圭塘

圭塘小藁卷之續集終

附錄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五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
外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
相位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為
文章有光灑溜溜乎高屋建瓴水于世教且深有闡
為理政之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 余
所目擊而心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
史扈從上京時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遇清坐移晷
公錄示近詩一十八首典遠雄贍皆佳製也余嘗一

一和之詩文往復迨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疾留燕公又以叅大政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羽雖五次韻以荅終不若日相承之為快也秋八月公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謂公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峯大音雅操沛然自得皆六義中流出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者矣世之淺學膚見之士有一枝一才即中矜外馳肆其誇詡公溥洽高古藏之成形又且以過自警其旨淵矣其度

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于過之一字良有以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寡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斯勇于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窮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于聖賢下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乃今中書大叅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春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

公平居循循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貫育殆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為為之無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曰吾義止于此古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近羈遊上京見山川之雄渾宮室之宏麗物產所宜風謠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今公于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于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聞警咳觀揮洒以警發憤憤也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迫命題之意殆出于此而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為丈夫者歟

由是知沂之愧于公者不特其詩也

又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叅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為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筮仕並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語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

奇雋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及縱橫無少凝滯氣機
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于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
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于臯陶聲律依永教于后
夔世稱相業莫先臯夔魯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
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
也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入日至上京至八月
還詩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繇諸生起家踐啟臺省
致位執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

其集曰文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豫
廟堂大議公于事有不可輒危言極論畫其後利害
當何如聞者為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
其賜者矣言在我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
果有過與公為文精敏絕人春容大篇未嘗有窘急
之態在他人噦心剝胃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
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
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嚴而有則
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瞻蓋和平之音也
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酬端雜

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抑走聞之天下之善奕者其待拙工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間視拙者布子不當其所時為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拙者藉是亦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屈所長以與角逐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別業在江夏端之環堵之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他日得謝而歸將撰杖屨從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熏善奕之二策公有以處我公相人字可用延祐二年進士乙科是為序

又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坐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噉感憤壹寓于酬唱積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曰文過集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學長韓退之云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勲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痛哭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必有為之長太息者矣

神山行藁序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叅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
選乃避暑于其友今江淞檢校徐君復初神山別墅
既以謝客且庚文逋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騰
寫一再刪竄即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
豐而不餘它如懷坡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
不造其極而又其可傳為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筆
壁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
警拔精麗有覃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執掌至
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容游戲爾夫文不

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
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
生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玄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
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
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未楯象圭之終葵首因
命之曰圭也塘舊為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
第可二里許公閑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
強餘地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

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
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為壇藝菊而壇盟晚
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庭中襍植花果
中堂扁曰景延慕延薦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
徐儒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奧又似過之
景本訓大近代好稱景慕犹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
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字用之善即獎多即侈嘉即
歎咏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名之為安石院院
之東為藥畦其西南隅為臺其巔留石為楯名之曰
冷然漢人言神君至則冷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

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冷然有
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徑稍北別
為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
作亭于中絕流為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成
有蓮一帶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
松菊桃李為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
虧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菴盡溪也亭之西為
雙洲洲對峙中為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中折而東
之以達亭亭之東為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
舟也舟穩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

昆弟翁李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
出必之圭塘送送載酒携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
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于是唐王氏輞
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
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瀏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
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
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
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
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孟氏斯言難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

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遑知
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為大夫
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于是役
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于有邦神必協之
猶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
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為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
以濟賢者之樂樂雖盛于一時而事有可傳之百世
也雖然賢能之于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
愚固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歟故願

陳君子出處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八月初吉圭齋老人廬陵歐陽玄作圭塘記書于京城之慶壽禪寺松樾軒

景延堂記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前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洄漳廝流以池于中外則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為圭塘次為菊壇又次為景延之堂堂高而明窅而清俯納幽閒不簡不靡其後崇臺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暎帶葱蒨可以怡神可以款賓舉園之勝蓋專于是堂矣

公之介弟可行示僕以圖且俾為堂之記景延云者其義蓋上友于漢薦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于家巷也其友有欲令公卿引進者延聞迺止之以書其槩自言昧爽而坐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濶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三後斯言

延之自視為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于此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迺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恤民黎其繇侍中尹京兆與繇從丞省臺二公之道是亦同暨乎逍遙于家知善所止而娛心于論著二公之蹟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之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不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備諸己而已非必斯人方駕于塗也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焉且相之

先賢忠獻韓公退自政府作醉白之堂于私第而眷眷乎有羨乎樂天百世之下聞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光矧公生于畫錦之里顧乃澹然不敢忠獻之是附推其大較而自謂延氏之次然則公之取濬其得醉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成身退達天之道古今其幾人哉時至正壬辰歲季冬除日河東張翥拜手作于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集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為周文王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

福院照磨許君獻臣家為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
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為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
天曆庚午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
堂其鄉以顯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
臨江時嘗謂余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
老為臨江別去而可用擢高科登臚仕前年武昌別
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
不過幕府而廉能欲過大官又聞其冢子大理君善
治家教其弟曰家事一不以累吾弟弟讀書應舉一
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

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遠徵余
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為許
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會福生七歲
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他會福既長為
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歡者以養夫人守志
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讓封為湯陰
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喪會
福高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夫
人哭之慟曰是孝于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
友娣姒賢婦也率冢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位而

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
慟嗟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于
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此一鄉擢一第効一官以止令
之雙桂固昔者綵衣之積也于是斯堂為世綵之堂
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
名始終者也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理母
下兩淮以蚤有譽于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
然後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為勸
然後使天下之為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
法將見許氏孝友行于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

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為大理名堂之至願官
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良法美意也歟傳曰
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
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字
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討
其孝友尤著于家云

送叅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玄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藹獨寐
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
之辭一至是即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

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
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
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
將以咎其從者與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
不既難乎在人之常情留之苦則去之難去之難則
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他日讀詩至狼
跋其辭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則又喟然嘆曰乃今知考槃白駒絜言賢者之去留
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
時跋疐甚矣詩人不歸咎于時但言公自遜其美者

大者焉故能安重舒徐見于外者如此嗚呼為是詩
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者歟安陽許公執政之
五年以疾在告而 天子眷顧師臣勉留凡五六
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者又從旁為說
以鼓之世之人唯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
公者耶公自叅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為裨益
大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 天子與師臣深知
之者至于臨事決議氣直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
言之必從唯求己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
有以致古人白駒之留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

昔賢考槃之誓者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
公公無愧于君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
則進退法周召窮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
然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夫士相先為詩余以同年辱
為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中泝廬陵歐陽玄叙

附錄終

元史許文忠公列傳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
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
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
路儒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掌書登延祐
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閔中有警鄰州聽民
出避棄嬰孩滿道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
獲無虞州有追遠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
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寃
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

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
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
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
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筦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
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
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遂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
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于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
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
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疏守庸及經歷朶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失忽都阿
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
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
上章言鐵木迭兒之子鎖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
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
橫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
皆請雪寃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
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官禁宜別
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
脩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

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帖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擢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飢有壬請賑之同列議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于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家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

惜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偽有淹四十餘年羣詐于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庇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汛掃積滯幾無留贖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叅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叅議召明年

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
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衛東宮其
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
遣之九月拜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群臣議
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于皇太后
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
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蓋推恩之
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
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
事徹理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

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
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
地上問曰此欲何為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
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
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劓
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
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
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賊敗獨無有壬名是
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游湘漢
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叅知政事明年改元至

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庙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
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
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加
慶喜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
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
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
行舟汎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
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
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
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刺沙緣睡

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讒有壬并其二弟
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辭
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
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
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
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荅蘭不花銜有壬時
長短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嚴撼河
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
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
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

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

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揮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益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楨

題許左丞圭塘小藁後

予髫年侍先大夫杖屨訪東里楊文貞先生于其私第文貞謂先子曰此前元時許中丞之故宅也昔吾祖嘗訪公不遇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又曰許公文藁亂後散失略盡吾亦頗存其數帙予時童蒙殊不知所謂厥後得公遊三臺賦石刻讀之

竟日不能去手知公好惡之公且其學之
博而辭之醇而正也今年春適公五世孫
孟敬與予同丞太僕因談及左丞文章政
事之懿出二巨帙題曰圭塘小藁謂予曰
先高祖至正集遺逸不存所見者惟此而
已宣德間復為鄉人借觀失詩一卷至今
恨入骨髓予拱讀而熟味其旨公之文雄

放豪邁若聯峯疊嶂縈青繚白亶亶而不
斷弄田有賦足以勸時君之務本迷樓闢
馳之作足以戒其君之淫荒端本之講辭
足以增嗣君之潛德惜乎時弗能用而徒
托諸空言也可勝惜哉若其詩辭之工文
采之麗則人皆知之不待予之言也謹為
正其字之訛者凡若干乙而正之亦若干

字仍識其後以歸寺丞云
成化改元十有二月壬辰海昌朱禋識

新刊圭塘小藁後序
元許文忠公在至正間以進士累官至叅
知政事敷大猷贊樞筦事業鏗鉤節操堅
定不以富貴利達易其心史稱立朝最久
事有不便能明辯力爭不知有死生利害
偉哉一代名臣也其制作之大裨補朝政
昭宣王化炳炳琅琅而可垂範者與夫遊

戲翰墨題贈詩文雖微言片語靡不涉乎
世教宜其文名與歐陽文公黃文獻公驅
駕一時惜乎至正全集為其子遺失不存
此藁亦集中不具錄者其弟僉太常禮儀
院事有孚編集蓋掇拾于亡逸得一二於
千百為卷十三其寄贈有孚并文過集為
別集得之於野人所收者為外集有元諸

公序文附錄於後總題曰圭塘小藁因公
別墅之名也舊本尚存歲久殘缺外集一
編又沒於假人至公五世孫今南康守孟
敬懼其久而湮沒裝潢什襲丐都憲今少
冢宰崑山葉公序首簡將壽梓以永其傳
屬霽校正霽何人哉敢校公之作顧與孟
敬同人又同受其益

朝寂久又同受牧守之

命誼不可辭雖然是藁亡逸殘缺者多不敢妄贊一詞以待其集之復出也嗚呼文以載道道之顯晦有時昔唐昌黎韓文公文集沈沒廢棄三百餘年至歐陽文忠公始得於李堯輔家篋筐之中顛倒錯亂補緝成帙熟讀有得故歐陽公文學重望卓

冠一代而韓文亦藉以表章傳無窮焉公之全集雖亡逸安知後日不有如歐陽公巨目識于沈沒廢棄之餘者乎霽故存其目錄缺其亡逸有待焉爾字畫訛舛始正其一二亦不敢外舊本而加損益舊本墨蹟不渝孟敬尚珍藏之以為傳世舊物不可使有如外集之悔也孟敬甲戌進士其

長邑其丞太僕其作郡守在在有聲且剛
明節操亦克肖公者因併
書之時亦不
成化己丑季夏月上澣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湖廣黃州府事番陽
後學丘霽書

圭塘小葉後序

圭塘小葉迺顯高祖文忠公所著太常公

所編也惜乎至正全集倏遭天造草昧曾

大父博士公起遣南徙遂以亡逸痛哉痛

哉斯集殆亦全集中之不具錄所謂存十

百於一二也由先祖縣丞公逮吾父今封

安平縣令奕世珍藏以昇于顯幸無失墜

顯自蚤歲承嚴君庭訓即有志鋟梓每恨
不得寸祿以上酬先志于地下矣噫欲望
斯集之顯不亦難哉夙夜兢兢惟恐弗堪
幸而天相斯文屬意菲躬乃得雋鄉闈登
甲戌進士出宰安平意其必可推常祿以
成先志也詎料多事因循猶未就緒不克
肖之罪無所逃矣天順甲申滿九載繼陞

丞太僕敬持斯集謁都憲今吏部亞卿崑
山葉公盛求引于端復質諸同寅海昌朱
公禔乙而正之本欲亟于梓刻第以珍藏
洊久殘缺頗多不敢為是苟且計以得罪
于先公也由是訪求京師名賢間有所收
是集者雖得以裨其一二而字之訛舛者
猶未盡復於舊也成化己丑春擢守南康

下車之餘政事未遑而斯集之屬意則拳
拳也遂走書幣禮延知黃州府事故人番
陽丘公霽暨予郡文學永陽張公境寔同
校正之然後斯集昔之遺者今則備之向
之訛者茲則易之僅為一十五卷仍以家
乘所載者謹續為一卷而殘編斷簡得於
倚尖野人家者為外集一卷文雖不可復
而目則併識于首總為一十七卷復介宋
西坡文懿公十世孫黃均禾以大書之爰
捐俸命工繡諸梓以廣其傳於戲斯集由
大元至正庶子迄今百有餘年方顯于世
何其若是之難哉殊不知其間有為此為
彼叢脞百至幸而道不喪天文未墜地天
假博洽君子胥會一時豈非文章顯晦之

有期乎雖然斯集固盛行於今又安知後
日之若何邪為子孫者觀斯文也當思文
忠公德業勛猷之盛太常公與顯編刻之
難尚益起高山仰止之思以葺前人之未
葺則斯集尤大有光於時矣苟徒以為覽
閱具則非所望也其勗之哉其勗之哉時
成化六年歲在庚寅仲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南康府事五世孫顯
拜手謹書

元許文忠公圭塘小葉十三卷別集上下二卷續
集一卷附錄一卷皆商丘宋氏舊刻景鈔余沒借
錄時傷暑臥病不能展卷命英兒校對原本間有
謄字闕以俟考 雍正二年七月西圃識





